

高中國文名著選讀

唐 文 選

胡雲翼編

中華書局印行

標商冊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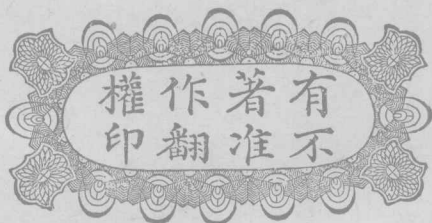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發行

高中國文選 (全一冊)
名著選讀 唐文選

上海實售中儲券一百零三元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胡雲翼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二四九九)

序

駢文與散文的鬥爭，至唐代而激烈化。這兩派勢力在唐代三百年中的消長，可分爲下列三個階段：

一、初唐至盛唐是駢文的時期；

二、中唐是散文的時期；

三、晚唐是散文與駢文並行的時期。

自唐高祖建國至玄宗天寶之末，共一百三十多年，是唐朝最治安的黃金時代。這時候的文章需要粉飾太平，歌功頌德，駢文自是最適宜的文體。加上太宗玄宗都愛好華麗的篇什，於是六朝綺艷的文風乃移植於初唐，以至於盛唐而不衰。所謂『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所謂『燕許大手筆』的張說、蘇頌，都是當時寫駢文的名手。史家如劉知幾，詩人如李白，其所爲文均不脫駢文的藩籬。

中唐的散文是唐文的主力軍。本來，在盛唐時即有一部分的作家如陳子昂、蕭穎

士、李華、獨孤及元結、梁肅等，作文常用『單筆』給後來的散文運動造下很好的榜樣。到了韓愈，揭出『古文』的旗幟以相號召，一時風靡，駢文的勢力便衰退了。韓氏所謂『古文』，其主旨雖說是傳孔孟之道，不合時宜；但所用以傳道的工具，乃是樸素實用的散文，並非古董。柳宗元與韓愈文名相並，志同道合，他的聲勢與宣傳力雖不如韓，但在散文方面的致力與貢獻，功亦甚偉。此外如韓愈弟子李翱、皇甫湜、孫樵，詩人白居易等，都是在散文方面開拓疆宇的。

晚唐文風，踵武初唐，復陷於綺靡一途。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家，以儷偶相尙，當時稱之，號『三十六體』。可是晚唐的時代，已非駢文所能粉飾而支配整個文壇的了。有一部分開明的作家，是承受中唐的遺產，不斷地在散文方面努力的。如杜牧、羅隱、皮日休、陸龜蒙等的文章，雖不足與韓柳並駕齊驅，在晚唐諸家中總算是能夠自出機杼，難能可貴的。

本書所選，共作家十五人，文五十九篇。選文的標準以散文爲主。故於駢文，僅選初唐『四傑』中的駱賓王及盛唐的李白，以備一格。晚唐的李商隱雖工駢體，但這裏所

選錄的並非他的駢文。中唐韓柳兩家是本書的主要取材。韓愈文如高山大川，奔馳浩蕩，氣象萬千。柳宗元文如峻巖清湍，峭拔精深，韻味無窮。這兩位是一代的文宗，故入選的文章特別多。此外值得特別注意的則爲初唐劉知幾的史論及中唐陸贄的奏議。他倆都具有卓絕的才識，雖愛使用儷語而不受其束縛，故能自成一家之言。

編者識

高中國文
名著選讀
唐文選目錄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駱賓王）	一
與博昌父老書（駱賓王）	五
載文（劉知幾）	八
煩省（劉知幾）	一七
雲母泉詩序（李華）	二四
弔古戰場文（李華）	二七
與韓荊州朝宗書（李白）	三〇
送從姪崱廬遊山序（李白）	三三
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李白）	三五
辭容州表（元結）	三六
出規（元結）	三八

右溪記（元結）	三九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陸贄）	四〇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陸贄）	四四
原道（韓愈）	六三
原毀（韓愈）	六九
師說（韓愈）	七一
與孟東野書（韓愈）	七三
與崔羣書（韓愈）	七四
與孟尚書書（韓愈）	七八
送孟東野序（韓愈）	八二
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	八六
送區册序（韓愈）	八八
送高閑上人序（韓愈）	九〇

張中丞傳後敘（韓愈）	九二
圻者王承福傳（韓愈）	九六
柳子厚墓誌銘（韓愈）	九九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韓愈）	一〇三
歐陽生哀辭（韓愈）	一〇五
祭柳子厚文（韓愈）	一〇八
祭十二郎文（韓愈）	一〇九
新修滕王閣記（韓愈）	一一三
畫記（韓愈）	一一五
封建論（柳宗元）	一一八
觀八駿圖說（柳宗元）	一二七
寄京兆許孟容書（柳宗元）	一二九
送薛存義序（柳宗元）	一三六

種樹郭橐駝傳（柳宗元）	一三七
鞭賈（柳宗元）	一三九
永某氏之鼠（柳宗元）	一四〇
黔之驢（柳宗元）	一四一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柳宗元）	一四二
遊黃溪記（柳宗元）	一四四
永州八記（柳宗元）	一四五
寄從弟正辭書（李翱）	一五五
楊烈婦傳（李翱）	一五六
答李生書（皇甫湜）	一五九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皇甫湜）	一六一
送孫生序（皇甫湜）	一六三
書何易子（孫樵）	一六五

書褒城驛（孫樵）	一六八
與元微之書（白居易）	一七〇
醉吟先生傳（白居易）	一七三
阿房宮賦（杜牧）	一七七
寶烈女傳（杜牧）	一八〇
李賀小傳（李商隱）	一八四
祭小姪女寄文（李商隱）	一八六
野廟碑（陸龜蒙）	一八八
甫里先生傳（陸龜蒙）	一九〇

高中國文
名著選讀
唐文選

爲徐敬業討武嬰檄

路賓王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
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
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
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神人之所同
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
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鸞喙皇孫，知漢祚
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
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

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三〕北盡三河，〔三〕鐵騎成羣，玉軸相接。〔三〕海陵，〔四〕紅粟，〔三〕倉儲之積靡窮；江浦，〔三〕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三〕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三〕平；暗鳴〔三〕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家傳漢爵，〔四〕或地叶周〔四〕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四〕於宣室，

〔三〕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四〕未乾，六尺之孤〔四〕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

事居，〔四〕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四〕若其眷戀窮城，

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四〕必貽後至之誅。〔五〕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註】〔一〕爲徐敬業討武曩檄 徐敬業，唐離狐人。少從其祖勸征伐，有勇名。襲封英國公。歷太僕少卿，坐事

貶柳州司馬。會武后廢中宗，戮唐宗室，敬業乃乘人怨，興兵討之。兵敗，爲其下所殺。武后，名曩（音義與照同。）

初爲太宗才人，繼爲高宗后。高宗崩，稱制臨朝，廢中宗，改國號周，在位二十一年，卒諡則天皇后。檄，古之官文書

也，徵召曉諭詰責等皆用之。〔二〕駱賓王 唐婺州義烏人。爲初唐四傑之一。初爲臨海丞，尋棄官去。徐敬業

起兵討武后，賓王爲作檄文，武后讀之，瞿然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所終。有駱臨海集。

〔三〕臨朝 高宗崩，中宗即位，武后臨朝稱制。〔四〕地 地位也，指出身而言。〔五〕太宗 名世民，高祖之

子，在位二十三年。〔六〕下陳 後列也。武后年十四，太宗選爲才人。〔七〕更衣入侍 更衣，如廁也，言以更

衣之便得入侍也。〔八〕春宮 與東宮同，太子所居之地也。此指高宗而言。〔九〕潛隱 先帝之私陰圖，後房

之嬖。太宗崩，武氏及嬪御等皆爲尼。高宗見而悅之，復召入宮。〔一〇〕入門見嫉 武氏與皇后及蕭良娣爭

寵，諷后與母挾媚道壘上，高宗信之，下詔廢皇后及蕭良娣爲庶人。〔一一〕蛾眉 蠶蛾觸鬚，細而長曲，故以此

美人之眉。〔一二〕狐媚 如狐之媚人也。〔一三〕踐元后於翬翟 唐高宗永徽六年，廢王皇后，立武氏爲皇后。

尤后，天子之嫡后也。翬翟，雉羽也。雉之交有時，婦德所宜，故古者皇后之衣服，皆畫翬翟之形。〔一四〕聚厯 厯

音幽，牝鹿也。禽獸不知父子夫婦之倫，故有父子共一牝之事。〔一五〕虺蜴 虺音卉，毒蛇也。蜴音亦，俗稱四脚

蛇。〔一六〕邪僻 指李義府許敬忠等。〔一七〕忠良 指褚遂良長孫無忌等，均遭貶謫死。〔一八〕殺姊屠兄 弑

君鳩母 武后胞姊封韓國夫人，從兄惟良以司衛少卿出爲始州刺史，後均爲武后所殺。弑君乃過甚之辭。母

謂母后，鳩母指縊殺王皇后事。〔一九〕神器 喻帝位也。〔二〇〕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 武后廢中宗爲廬陵

王，徙之於房州。〔二一〕賊之宗盟 指諸武也。武后臨朝時，諸武並用事。〔二二〕霍子孟 霍光字子孟，漢平陽

人。武帝時官至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幼主，出入宮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二三〕朱虛侯 劉章，漢之宗室，

封朱虛侯。與周勃共平諸呂之亂。此以呂后比武后，諸呂比諸武。〔四〕鸞啄皇孫 趙飛燕爲漢成帝后，於後

宮有子者皆殺之，故有燕啄皇孫之謠。鸞同燕。〔五〕龍縶帝后 縶音時，龍所吐沫也。夏后之衰，二神龍止於

庭，乃請其縶藏之積。夏亡，傳此器，殷周莫敢發。至厲王發而觀之，縶流於庭，化爲玄黿。後宮童妾遭之而孕，無夫

而生女，是爲褒姒，後爲周幽王妃。〔六〕公侯 徐敬業之祖勸以功封英國公。〔七〕冢子 嫡長子也。

〔八〕宋微子之興悲 微子，殷之宗室。殷亡，微子過故都而悲，作麥秀歌。周封微子之後於宋，故曰宋微子。

〔九〕袁君山之流涕 袁安字君山，一字邵公，後漢汝陽人。官至司徒，和帝時，竇太后兄憲擅權，安每朝會進見，

及與大臣言國家，未嘗不嗚咽流涕。〔三〇〕社稷 國家之代稱。古滅國，則變置其社稷，故謂國家爲社稷。

〔三一〕百越 古者江浙閩粵之地，爲越族所居，謂之百越。〔三二〕三河 謂河南、河東及河內也，卽今河南北部

及山西境內黃河以東之地。〔三三〕玉軸相接 言車之多也。軸，車之所以持輪者。〔三四〕海陵 今江蘇泰縣。

〔三五〕紅粟 粟積久則色紅。〔三六〕江浦 今江蘇縣名。〔三七〕班聲 車聲也。〔三八〕南斗 星名，爲二十八

宿之一，共六星，亦名斗宿。〔三九〕暗鳴 啼泣無聲謂之暗，歎傷謂之鳴。〔四〇〕漢 以漢喻唐。〔四一〕周 以

周喻唐。〔四二〕顧命 天子之遺詔曰顧命，謂將死去回顧而爲語也。〔四三〕宣室 漢未央宮前殿正室也。漢

文帝曾召問賈誼於此。〔四四〕一杯之土 謂墳墓也。杯音培。〔四五〕六尺之孤 指中宗。〔四六〕送往事居

往，指高宗。居，指中宗。〔四〕大君，指高宗。〔四八〕同指山河，謂指山河爲誓也。〔四九〕坐昧先幾之兆，謂

無先見之明也。〔五〕後至之誅，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誅之。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月日，駱賓王致書於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幸甚幸甚！

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

自解攜襟袖，一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溘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邱。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維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殆先覺於勞生。秦佚三號，詎忘情於怛化。啜其泣矣，尙何云哉！

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麻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閭阡陌，徒有其名。荒

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墉〔三〕四望，拱木〔三〕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

猶是；〔二〕靈鳥〔三〕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二〕

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塞，〔二〕

是稱無垓〔三〕之墟，松檟〔三〕千秋，有切惟桑〔三〕之里。故每懷夙昔，尙想經過，于役〔三〕

不遑，願言徒擁。

今西成〔三〕有歲，東戶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亡憂。故可洽賞當

年，〔三〕相歡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企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三〕而空

軫，〔三〕巾〔三〕下澤〔三〕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送；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

其歎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註】〔一〕博昌 唐時縣名，故治在今山東博興縣南。〔二〕承並無恙 謂承天之恩，已及父老，並無恙也。

〔三〕雲雨 以喻離別。〔四〕封壤 界域也。〔五〕解攜襟袖 猶言分襟分袂也。〔六〕交臂 〔莊子〕

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謂人生相與之暫也。〔七〕溘從朝露 溘，奄忽也。朝露見日則乾，喻不能久也。

〔八〕倏掩 疾貌。〔九〕夜臺 墓穴也。〔一〇〕蒿里 古挽歌，言人死魂魄歸乎蒿里也。〔一一〕昔年 老年

也。六十曰耆。〔二〕松邱 墳墓也。古墓多種松，故云。〔三〕過隙 張良學辟穀，道引輕身，呂后彊食之，曰：「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見史記）白駒過隙，喻光陰迅速也。〔四〕藏舟難固 莊子：「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此言人生於世，生死殊難自主也。

〔五〕逝者 論語：「逝者如斯夫。」〔六〕蒙莊一指 莊子：「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也。」莊周蒙人，故稱蒙莊。

〔七〕勞生 莊子：「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八〕秦佚三號 莊子：「老

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九〕恒化 謂死也。〔一〇〕啜 泣貌。〔一一〕移縣就樂安故城 唐初，博昌與

樂安分置二縣，武德八年，省樂安入博昌，移治樂安城，即今之博興縣城也。〔一二〕閤 音翰，里門也。〔一三〕阡

陌 田間小路，以區界田畝者，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一四〕墟 築土壘壁曰墟。〔一五〕拱木 左傳：「中壽，爾

墓之木拱矣。」〔一六〕仙鶴來歸 遼東之城郭猶是 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

少年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

壘。」遼東，乃遼河之東。〔一七〕靈鳥 謂日也。〔一八〕漢南之陵谷已非 蘇耽歌：「鄉原一

別，重來事非。甲子不紀，陵谷遷移。」水經注：「耽，漢郡縣人。少孤，養母至孝。忽拜辭去，受性應仙。後見耽乘白馬

還山中。」歌即還山時所作也。漢南曰荊州，郡縣在漢時屬荊州，故曰漢南。〔一九〕山河四塞 謂有山河之險，

蔽塞四方也。〔三〕無棣 春秋時齊有無棣邑，博昌即在無棣故墟界內。〔三〕松檟 即松楸，墓木也。

〔三〕惟桑 謂鄉里也。詩經：『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三〕于役 行役也。〔三〕西成 尚書：『平秩西成。』

言秋時農事收穫告成也。〔三〕當年 猶言此時。〔三〕中衢 道中也。〔三〕軫 痛念也。〔三〕巾 以

衣被車謂之巾，以衣被車者，將駕也。〔元〕下澤 乃行澤之車，其轂短。

載文〔一〕

劉知幾〔二〕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
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
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
稱良直者矣。

爰洎中葉，七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
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
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

隧狐裘之什。〔一〇〕其理謙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一一〕揚雄之甘泉羽獵，〔一二〕班固兩都，〔一三〕馬融廣成，〔一四〕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一五〕皆書諸列傳，不亦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一六〕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昔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一七〕舜以命禹，自曹馬〔一八〕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一九〕言乃類於虞夏。〔二〇〕且始自納陛，〔二一〕迄於登壇，〔二二〕彤弓盧矢，〔二三〕新君膺九命之錫，〔二四〕白馬侯服，〔二五〕舊主蒙三恪之禮。〔二六〕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

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二七〕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二八〕或移都以避其鋒，〔二九〕或斲冰以防其渡。〔三〇〕乃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三一〕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三二〕臨戎賈勇，猶

螳螂之拒轍，〔三三〕此所謂厚顏也。

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三四〕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三五〕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三六〕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三七〕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三八〕再出；此所謂假手也。

蓋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三九〕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四〇〕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斗筲下才，〔四一〕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恆，此所謂自戾也。

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四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四三〕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四四〕述

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四〕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四〕福不盈皆，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概也。

於是考此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壁，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扞自起居。〔四〕成於國史，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歷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象。〔四〕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四〕抑其次也。陳壽于寶。〔五〕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邵。〔五〕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

至如詩有韋孟諷諫。〔五〕賦有趙壹嫉邪。〔五〕篇則賈誼過秦。〔五〕論則班彪王命。〔五〕張華述箴於女史。〔五〕張載題銘於劍閣。〔五〕諸葛表主以出師。〔五〕王昶書字以誠子。〔五〕劉向谷永之上疏。〔五〕晁錯李固之對策。〔六〕荀伯子之彈文。〔六〕山巨源之啓事。〔六〕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六〕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

其文可與三代〔卷〕同風，其事可與五經〔卷〕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爲史而載文者，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卷〕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註】 〔一〕載文 論諸史所載之文，去取多失當，華而失實也。 〔二〕劉知幾 字子元，唐彭城人，舉進士，開

元時累官太子賓客，封居巢縣子。後貶涪州別駕。卒諡文。〔六六一——七二一〕著史通四十九篇。 〔三〕國

風 古者諸侯，各以其國之民俗歌謠，貢於天子，而列於樂官，是爲國風。詩經中有十五國風。 〔四〕宣僖善政

其美載於周詩 周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濟，尹吉甫作詩以送之。魯僖公修宮廟，敬郊祀，奚斯（即公子

魚）爲作闕宮之詩以美之。 〔五〕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 楚懷王信讒遠賢，屈原（名平）愁怨而作離

騷。楚襄王信小人之讒，宋玉作九辯以刺之。 〔六〕南董 南史氏及董狐，皆春秋時秉筆直書之良史。 〔七〕

中葉 猶言中世，指兩漢而言。 〔八〕鄭衛 詩經中有鄭風及衛風，多淫靡之音。 〔九〕虞帝思理夏后失御

尙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 虞書：「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夏書五子之歌：「其二

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夏后指太康，啓之子，逸豫敗德，

后羿距之於河北，太康之弟五人怨之而作歌。虞書及夏書均尙書篇名。 〔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

大隧狐裘之什。鄭莊公從穎考叔之請，與母姜氏相見大隧，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

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又，晉獻公使士鶩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賃薪焉。公使讓之。士鶩退而賦曰：

『狐裘老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均見左傳） 〔二〕馬卿之子虛上林 司馬相如字長卿，遊梁，著子虛

賦；漢武帝召見，又爲上林賦。 〔三〕揚雄之甘泉羽獵 揚雄從漢成帝郊祀甘泉泰畤，陰后土，奏甘泉賦；又

從上校獵，奏羽獵賦。 〔三〕班固兩都 後漢章帝時，修東都（洛陽）宮室，而關中耆老，猶瞻顧西都（長安），

班固乃作兩都賦，盛稱洛邑，以折西賓之論。 〔四〕馬融廣成 後漢和帝崩，鄧太后臨朝，馬融上廣成頌以諷

諫。 〔五〕前後史漢 謂史記、前漢書及後漢書。 〔六〕雷同 雷發聲而物同時相應，言所說與人無異也。

〔七〕咨爾舜 語見論語。 〔八〕曹馬 指魏晉言。魏曹不受漢禪，晉司馬炎受魏禪，名爲讓位，實則篡取也。

〔九〕莽卓 王莽篡漢，自稱新皇帝，在位十四年，後被殺。董卓廢少帝，立獻帝，弑何太后，迫帝遷都於許，自爲太

師，後爲部將呂布所殺。 〔一〇〕虞夏 虞帝舜，受堯禪。夏帝禹，受舜禪。 〔一一〕納陛 天子殿稱納陛，謂鑿殿基

爲陛級，納之臺內，不使露而升也。潘勗魏公九錫文：『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一二〕登壇 謂登受禪臺也。

〔一三〕彤弓盧矢 古以賜有功之諸侯者，彤，朱色。盧，黑色。 〔一四〕九命之錫 古天子優禮大臣而賜以器物殊

禮以寵異之也。上公九命，亦謂之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漢王莽專政，先加九錫，并爲九錫文，諛頌功德，其後遂禪位。〔五〕白馬侯服 古者多用白馬爲誓，離王畿五百里至一千里之地爲侯服，謂刑白馬以誓而封於侯服近畿之地也。〔六〕三恪之禮 周武王克殷，封虞之後於陳，封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謂之三恪。恪，敬也。〔七〕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曹操敗走華容道，死者甚衆，旣而出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劉備爲蜀主，世稱先主。〔八〕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周文帝率師伐北齊，齊文宣帝親出戎次，文帝聞齊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見北齊書）齊文宣帝，名洋，高歡之子。〔九〕或移都以避其鋒 三國志關羽傳：「羽攻曹仁於樊，威震華夏，曹公議徙都許，以避其銳。」〔一〇〕或斲冰以防其渡 北齊書文宣紀：「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恆以冬月中椎河冰。」〔一一〕智昏菽麥識昧玄黃 曹魏檄吳文：「孫權小子，未辨菽麥。」此借以諷劉備。識昧玄黃，當係周帝諛齊帝之語。玄黃，謂天地也。〔一二〕鶴鷄之巢葦 鷄，一名巧婦，俗稱黃脰鳥。取茅葦毛毳爲巢，大如雞卵，繫以麻髮，至爲精密。故莊子曰：「鶴鷄巢林，不過一枝。」〔一三〕螳螂之拒轍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御曰：「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敵。」」〔一四〕第五倫爲督鑄錢掾等句 第五倫字伯魚，後漢長陵人。章帝時官至司空。倫

爲人奉公盡節，嘗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三五〕勅 與敕同，誠也。〔三六〕綸言 謂天子之詔書也。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三七〕辛癸 夏桀名癸，商紂名受辛。

〔三八〕勳華 史臣贊美帝堯曰放勳，言其勳業之四達也，因卽以爲號。或以爲堯之名。舜號重華，言繼堯而有光華也。〔三九〕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等句 後漢書劉永傳：「龐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將軍，使擊董憲而萌反。帝聞之，大怒，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四〇〕珪璋特達 喻特出於衆也。〔四一〕斗筭下才 斗筭，言器小也。論語：

「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四二〕猗與之頌 猗與，詩經商頌首篇，祀成湯之樂也。〔四三〕魚藻之刺 魚藻，詩經小雅篇名，刺周幽王之詩也。〔四四〕三五 謂三王五帝也。〔四五〕二八 謂周召二公及八元八愷也。左傳：

載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四六〕六合 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七〕起居 荀悅申鑑：「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陳振孫書錄解題：「起居注，自漢明德馬皇后始，漢魏以來因之。」〔四八〕王沈魚豢 王沈字處宣，晉晉陽人。著魏書四十八卷。魚豢，魏京兆人。著魏略五十卷。

〔四九〕裴子野何之元 裴子野字幾原，梁聞喜人。著宋略二十卷。何之元，陳壽人。著梁典三十卷。〔五〇〕陳壽字承祚，晉安漢人。著三國志，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博採羣說，多逾本書數倍，今本凡六十五

載文

卷。干寶字令升，晉新蔡人。著晉紀三十卷。〔五〕王邵 字君懋，隋晉陽人。著齊志十卷；又隋書六十卷未成。

〔五〕韋孟諷諫 韋孟，漢時整元王傅，及王孫戊，荒淫不遵法，孟作詩諷諫，尋即去位。〔五〕趙壹嫉邪 趙壹

字元叔，後漢漢陽人。作刺世嫉邪賦。〔五〕賈誼過秦 賈誼，漢洛陽人。世稱賈生。著過秦論上中下三篇。

〔五〕班彪王命 班彪字叔皮，後漢安陵人。時適王莽敗，光武即位，天下尙不平，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五〕

張華女史 張華字茂先，晉方城人。嘗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五〕張載題銘於劍閣 張載字孟陽，晉

安平人。父收爲蜀郡太守，隨父入蜀，作劍閣銘。劍閣卽劍門，山名，在四川劍閣縣北。〔五〕諸葛表主以出師

諸葛亮字孔明，三國陽都人。爲蜀後主丞相，屢次伐魏，有前後出師表。〔五〕王昶書字以誠子 王昶字文舒，

三國魏晉陽人。爲子姪作名字，皆依謙實。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并書戒之曰：『欲

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顧名思義，不敢越也。』〔六〕劉向谷永之上疏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元

帝時外戚宦官擅權，乃上書封諫。成帝時召拜郎中，數奏封事。谷永字子雲，漢長安人。建昭中爲太常丞，數上疏

言得失，後爲刺史，奏事京師。〔六〕晁錯李固之對策 晁錯，漢潁川人。文帝時詔舉賢良文學士，對策惟錯爲

高第。李固字子堅，後漢南鄭人。陽嘉初，公卿舉固對策，順帝多所采納。〔六〕荀伯子之彈文 伯子，南朝宋人。

爲御史中丞，蒞職勤恪，立朝正色，衆咸憚之。凡有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六〕山巨源之

啓事

山濤字巨源，晉河內懷人。武帝受禪，爲吏部尙書，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六四〕

龜鏡

猶言龜鑑。龜所以卜，鏡所以照，故凡足以爲前知反省之助者曰龜鏡。〔六五〕三代 謂夏、商、周也。

〔六六〕五經

易、書、詩、春秋、禮記爲五經。〔六七〕雕蟲小技 揚雄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

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煩省

劉知幾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辨者久矣。

及于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

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

『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

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甚。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

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

余以爲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

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一〕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二〕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三〕至襄昭已下，數年而占一篇。〔四〕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五〕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

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一〕無思不服。〔二〕會計〔三〕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四〕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府於京兆，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

降及東京，〔一〕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二〕代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三〕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

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

左京洛事缺於三吳，〔三〕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三〕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三〕或年方秦氏二世。〔三〕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

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

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三〕叔孫志夢於天壓，〔三〕楚人教晉以拔旆，〔三〕城者謳華以棄甲，〔三〕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三〕陳平獻計於天山，〔三〕長沙戲舞以請地，〔三〕楊僕怙寵而移關，〔三〕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

又古今有殊，澆淳〔三〕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三〕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三〕伏羲止畫八卦，〔三〕文王加以繫辭。〔三〕俱爲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戰於阪泉，〔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三〕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三〕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三〕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

〔四〕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五〕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六〕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七〕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限一概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八〕之所記，事倍於孫習。〔九〕華謝。〔十〕之所編，語煩於班馬，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註〕 〔一〕煩省 論諸史之詳略也。煩與繁同。 〔二〕荀卿 名况，戰國趙人。時人尊之曰荀卿。著荀子三十

三篇。 〔三〕遠略近詳 荀子非相篇：『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 〔四〕干令昇 見前載文

註五十。 〔五〕丘明 卽左丘明。（有以左丘爲複姓者。） 〔六〕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 張輔字世偉，晉西

鄂人。官至御史中丞，秦州刺史。著名士優劣論，謂班固之史才不如司馬遷。 〔七〕史公 司馬遷繼父爲太史

令，自稱太史公。 〔八〕孟堅 班固字孟堅。 〔九〕魯史 春秋爲魯史之名。 〔十〕上國 謂中國也，指中原

之地而言。 〔二〕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 十二年爲一紀。魯宣公成公以前之君，如莊公，在位三十二年，近

三紀，左傳列爲一卷。 〔二〕襄昭已下數年而占一篇 魯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左傳列爲二卷。魯昭公在位三

十二年，左傳列爲三卷。 〔三〕年淺近者撰錄多備 杜預左傳釋例：『文公已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

公已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

〔巴〕普天率土，詩經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吾〕無思不服

心服也，語見詩經文王有聲篇。

〔六〕會計 管理財物及其出納之事務也。

〔七〕輜軒 輕車也，天子之使臣乘之。

〔八〕東京 後漢都

東京洛陽，故世稱後漢爲東京。

〔九〕甲族

言世家貴族也。

〔十〕中興

王莽篡漢，光武帝復興之，故史稱

後漢爲「中興。」

〔三〕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闕於三吳。

謝承字偉平，山陰人。其女兄爲吳孫權夫人。官至

五官中郎將，武陵太守。著後漢書百餘卷。江左與三吳，均指江東吳國之地而言。此謂謝承熟悉吳事，故所著後

漢書闕於京洛而詳於三吳也。

〔三〕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

陳壽見前載文註五十。壽初仕蜀爲

觀閣令史，故詳悉蜀事。所著三國志，蜀志最短。此言詳於巴梁者，指并壽所撰之益都耆舊傳而言。巴梁，三國時

蜀地也，卽今四川及陝西南部一帶。二國，魏與吳也。

〔三〕地比禹貢一州

禹貢，尙書篇名。禹制九州貢法，定

天下爲九州。宋齊梁陳均僻處江南，以一州比之，謂其疆域之小也。

〔四〕年方秦氏二世

秦始皇傳至二世

而亡，僅有兩代，年祚短促。南朝四代，年祚無及六十載者，故以秦喻之。

〔五〕介葛辨犧於牛鳴

左傳：「介葛

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犧，色純之畜，用以爲宗廟之祭祀者。

〔六〕叔

孫志夢於天歷。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夢

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

〔二七〕楚人教晉以拔旆。左傳：「邲之戰，晉師奔。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悉之，脫局少進，馬還，又悉之，拔旆投衡，乃出。」

旆，俗作旆。〔二八〕城者謳華以棄甲。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

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

曰：「去之夫！彼口衆我寡。」〔二九〕武帝乞漿於柏父。漢武故事：「上微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從乞

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欲攻之。主人姬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翁不聽。姬飲翁酒，縛

之，乃殺雞爲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姬賜金千斤。」〔三〇〕陳平獻計於天山。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爲匈奴

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應劭注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問遺閼氏，云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

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開一角得出。」〔三一〕長沙戲舞以請地。漢書景十三王傳

：「長沙定王發，母微，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注曰：「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

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地小國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陵益焉。」〔三二〕楊僕怙寵而

移關。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應劭注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

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三百里。」〔三三〕澆淳。澆，薄

也。淳厚也。〔四〕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論語泰伯：『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尙

書中有堯典一篇。〔五〕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尙書周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戊午，師渡孟津，作泰

誓三篇。』孟津，在河南孟縣南，今日河陽渡。〔六〕八卦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曰乾、

兌、離、震、巽、坎、艮、坤。〔七〕繫辭。周易繫辭，文王所作，繫於卦爻之下者。〔八〕蚩尤黃帝戰於阪泉。蚩尤，黃

帝時諸侯，好兵喜亂，帝徵諸侯之師征之，戰於涿鹿。蚩尤作大霧，帝爲指南車以破之，遂戮蚩尤。此云阪泉，乃黃

帝與炎帝之戰之誤。阪泉，在今河北保安縣東。〔九〕城濮鄆陵之事。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

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又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鄆陵，楚子鄭

師敗績。』城濮，春秋衛地，今山東濮縣南有臨濮故城；鄆陵，春秋鄭邑，今河南鄆陵縣。〔十〕有窮篡夏少康中

興。夏衰，有窮后羿之嬖臣寒浞弑帝相自立，相之子少康起而滅之，夏乃中興。〔十一〕王莽光武之事。王莽，

漢孝元皇后之姪，字巨君。爲大司馬。弑平帝，立孺子嬰，尋篡位，國號新。光武名秀，長沙定王發之後，與兄伯升起

兵討莽，莽敗被殺。〔十二〕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春秋時，越王句踐之父允常，爲吳王闔閭所敗，句踐遂敗闔閭

而雪其恥。闔閭子夫差復報越，困句踐於會稽。句踐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策，因以滅吳。渡淮泗，會諸侯，稱霸

中國。〔十三〕桓玄宋祖之事。桓玄字敬道，晉龍亢人。安帝時，爲江州刺史，都督荆江等八州軍事。入建康，迫帝

禪位。劉裕起兵討之，斬之於江陵。裕字寄奴，彭城人。初仕晉為下邳太守，以功封宋王，弒安恭二帝篡位，是為宋

武帝。〔四〕張儀馬錯為秦開蜀。史記秦本紀：「惠王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五〕鄧

艾鍾會之事。魏元帝四年，詔使鍾會鄧艾伐蜀，蜀主出降。鄧艾字士載，三國魏棘陽人。官至太尉。鍾會字士季，

三國魏潁川人。官至司徒，封縣侯。〔四六〕沈蕭。沈約字休文，梁武康人。官至侍中，著宋書等。蕭子顯字景陽，南

齊之宗室。仕梁，累遷吏部尚書，加侍中，著南齊書。〔四七〕孫習。孫盛字安國，晉中都人。官至祕書監，著魏氏春

秋及晉陽秋。習鑿齒字彥威，晉襄陽人。桓溫辟為從事，累遷別駕，著漢晉春秋。〔四八〕華謝。華嶠字叔駿，晉高

唐人。泰始中，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元康中，以東觀漢紀煩穢，改撰後漢紀九十七卷，其十典未成而終。謝承，

見本篇註二十一。

雲母泉詩序〔一〕

李華〔二〕

洞庭湖〔三〕西玄石山，〔四〕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

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五〕末派〔六〕如淳漿，〔七〕烹茶漸蒸，〔八〕灌園漱齒皆用之。

大浸〔九〕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一〇〕東南至東陵，〔一一〕廣輪〔一二〕二十里，盡

生雲母，〔一〕牆階道路，爛爛〔二〕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癘瘡疥搔〔三〕之疾，華深樂之。

穎川〔一〕陳公天寶〔二〕中，與華同爲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冠投簪，〔三〕顧〔四〕華以名山之契。〔五〕乾元〔六〕初，公貶清江〔七〕丞，移武陵〔八〕丞。華貶杭州司功，〔九〕恩復左補闕。〔一〇〕上元〔一一〕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一二〕不至。華沂〔一三〕江而西，次於岳陽。〔一四〕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一五〕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況支離〔一六〕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一七〕事乖志負，火爇〔一八〕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公之志也。

〔註〕 〔一〕雲母泉 在湖南華容縣東四十里，味甘而流長，地產雲母石。 〔二〕李華 字遐叔，唐贊皇人。

博學宏詞科，官至吏部員外郎。有李遐叔文集四卷。 〔三〕洞庭湖 在湖南岳陽縣之西。 〔四〕玄石山 在

湖南華容縣東四十里，與石門山相連。 〔五〕澶 音棟，乳汁也。 〔六〕末派 下游也。 〔七〕淳漿 清漿也。

〔八〕浙蕞 浙，瀆米水也。蒸，同烝，火氣上行也。 〔九〕大浸 大水也。 〔一〇〕石門 在湖南華容縣東三十

里，一名仙廬山，山有七峯，巖石壁立如門。〔二〕東陵 卽巴陵，今湖南岳陽縣。〔三〕廣輪 地形縱橫也，東

西爲廣，南北爲輪。〔二〕雲母 石名，裂紋完全，譬之片片如紙，性柔有彈力，折之至有痕而不斷，色有白、黑、紅

三種。〔二〕爛爛 光明貌。〔二〕癩疥搔 癩，腹有積聚而成塊也，俗謂之痞塊。癩，久病也。疥，瘡也。搔，癢而

須用手爬也。〔二〕穎川 秦置郡名，今河南禹縣爲其舊郡治。〔二〕天寶 唐玄宗年號。〔二〕掛冠投簪

謂致仕而歸隱也。後漢書：『王莽殺其子宇，逢萌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將家

屬浮海。』簪，所以固冠者；投簪，猶言掛冠。〔二〕顧 引也。〔二〕契 約也。〔二〕乾元 唐肅宗年號。

〔三〕清江 今湖北恩施縣。〔三〕武陵 今湖南常德縣。〔四〕貶杭州司功 唐書本傳：『安祿山反，華母

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盜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杭州，今浙江杭縣爲其舊治。〔五〕

恩復左補闕 唐書本傳：『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稱疾不拜。』左右補闕，掌供奉諷諫之責。〔三〕

上元 唐肅宗年號。〔二〕制書 蓋用君主御寶之書也。〔二〕沂 逆流而上也。〔二〕岳陽 今湖南縣

名。〔三〕顧屬 顧，瞻顧也。屬，注目也。〔三〕支離 殘缺貌。〔三〕無生之學 佛教以不生不滅爲義，謂看

破一切，生死若一也。〔三〕燕 音熱，燒也。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一〕復〔二〕不見人。河水縈帶，〔三〕羣山糾紛。〔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五〕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六〕亡羣。亭長〔七〕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八〕荆〔九〕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臆〔一〇〕誰愬？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一一〕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一二〕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一三〕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練。〔一四〕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一五〕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一六〕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一七〕休巢，征馬踟躕。〔一八〕

繪纊〔二〕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三〕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四〕，橫攻士卒。都尉〔五〕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六〕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

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七〕兮生死決。降矣哉？身終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八〕。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幕幕〔九〕。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一〇〕；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一一〕，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玁狁〔一二〕，北至太原〔一三〕；既城朔方〔一四〕，全師而還。飲至〔一五〕策勳〔一六〕，和樂且閑。穆穆〔一七〕棣棣〔一八〕，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一九〕；荼毒〔二〇〕生靈，萬里朱殷〔二一〕。漢擊匈奴，雖得陰山〔二二〕；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蒼蒼烝民〔二三〕，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悄悄〔二四〕心日，寤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二五〕，人其

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註】 〔一〕無垠 無際也。垠音銀。 〔二〕夔 音窮，遠也。 〔三〕縈帶 謂縈繞如帶也。 〔四〕糾紛 雜亂

也。 〔五〕曠 日無光也。 〔六〕鋌 疾走貌。 〔七〕亭長 古者十里一亭，有亭長，主行客停留頓宿者。

〔八〕徭戍 徭，役也。戍，守也。 〔九〕荆 卽古之楚國。 〔一〇〕膈臆 屏氣不泄也。 〔一一〕中州 耗斁 中州，指

中原之地。耗斁，損敗也。 〔一二〕戎夏不抗 王師 言古者天子之師，有征無戰，爲戎爲夏，均不敢抗拒也。 〔一三〕

期門 官名。漢置期門郎，以僕射領之，掌游獵。 〔一四〕組練 組甲練袍，皆戰衣也。 〔一五〕鏃 箭頭也。 〔一六〕

凜冽 寒也。 〔一七〕鷲鳥 鳥類之猛者。 〔一八〕踟躕 不進貌。 〔一九〕繪纒 繪，帛也。纒，綿也。 〔二〇〕憑陵

有所依恃而陵人也。 〔二一〕徑截輜重 徑，直也。今一切軍用品皆曰輜重。 〔二二〕都尉 武官名。 〔二三〕長城

萬里長城，秦始皇時所築。 〔二四〕燈 接近也。 〔二五〕浙浙 風聲也。 〔二六〕羶羶 音蜜，覆也。 〔二七〕牧用

趙卒大破林胡 李牧爲趙將，守邊備匈奴，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林胡，匈奴種族名。 〔二八〕漢傾天下 謂

漢武帝時，傾天下之財力兵力，以黷武也。 〔二九〕財殫力痛 謂財力交困也。 〔三〇〕獵狁 一稱獫狁，卽匈奴。

〔三一〕太原 今山西太原縣。 〔三二〕朔方 舊郡名，今內蒙古鄂爾多斯之地。 〔三三〕飲至 言功成而歸，勞

以飲食也。 〔三四〕策勳 書其功勳於策也。 〔三五〕穆穆 容止美盛也。 〔三六〕棣棣 閑習貌。 〔三七〕竟海爲

關 指山海關，爲萬里長城之終點。〔三八〕荼毒 荼音塗，苦菜；毒，螫蟲；皆毒物。并言荼毒，以喻苦也。〔三九〕朱

殷 赤黑色，謂血也。〔四〇〕陰山 在今綏遠省，橫障漠北，蜿蜒數千里。〔四一〕蒸民 衆民也。〔四二〕惛惛

音緇，側目相視，表示忿恨貌。〔四三〕必有凶年 老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與韓荊州朝宗書

李 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迹，安敢不盡於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

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昔王子師〔一四〕爲豫州〔一五〕，未下車，卽辟荀慈明〔一六〕，既下車，又辟孔文舉〔一七〕，山

濤〔一八〕作冀州〔一九〕，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尙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二〇〕，

入爲祕書郎，中閒崔宗之〔二一〕，房習祖、黎昕、許瑩〔二二〕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

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於國士〔二三〕。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

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二四〕，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二五〕，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二六〕，請給紙墨，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二七〕結綠〔二八〕，長價於薛卞〔二九〕之門。幸推下流〔三〇〕，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註】〔一〕與韓荊州朝宗書。韓思復，字朝宗，唐長安人。開元中，爲荊州長史，官至太子賓客，卒諡文。〔二〕

李白，字太白，原籍隴西，生於蜀昌明之青蓮鄉，號青蓮居士。隱居山東。玄宗召見，供奉翰林。坐事流夜郎，遇赦

得還。(七〇一——七六二)有李太白集。〔三〕萬戶侯 食邑萬戶之侯也。〔四〕吐握 謂吐哺握髮也。史

記：『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五〕龍門 後漢書

李膺傳：『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六〕龍蟠鳳逸 喻豪傑之幽處待時，如龍之蟠蛰，鳳之散逸也。

〔七〕穎脫而出 秦攻趙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

取者。遂自贊於平原君，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

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若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

而已。』（見史記）穎，錐末也。言其末全體脫出，非止微見，喻能自顯其才也。〔八〕隴西 秦置郡名。今甘肅

舊蘭州、鞏昌、秦州諸府州之地。〔九〕布衣 平民也。〔一〇〕楚漢 今湖北北部漢水一帶地。〔一一〕倅 齊

也。〔一二〕造化 與天地同義。〔一三〕倚馬 謂作文敏捷也。世說新語：『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會須露布，喚

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一四〕王子師 王允字子師，後漢祁人。中平元年，拜豫州刺史，

辟荀慈明孔文舉爲從事。獻帝時，官至司徒。〔一五〕豫州 後漢時，豫州刺史治譙，在今安徽亳縣。〔一六〕荀慈

明 名爽，後漢潁陰人，官至司空。〔一七〕孔文舉 名融，孔子二十世孫，後漢人。獻帝時，爲北海相，拜大中大夫。

〔一八〕山濤 晉書山濤傳：『武帝時，以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

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參考前劉知幾載文註六十三。』〔九〕冀州 今河北冀縣爲其舊治。〔一〇〕嚴

協律 名武，字季鷹，唐華陰人。官至劍南節度使，封鄴國公。〔三一〕崔宗之 名成輔，以字行，唐靈昌人。襲封齊

國公，歷左司郎中侍御史。〔三二〕房習祖 黎昕許瑩 未詳。〔三三〕國士 謂一國之內，共推爲才士也。〔三四〕

卷軸 古代書籍，裝軸卷藏，卷端有桿，通貫中心曰軸。〔三五〕雕蟲小技 見前劉知幾載文註六十七。〔三六〕

芻蕘 詩經大雅板：『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芻蕘，采薪之人也。〔三七〕青萍 名劍也。陳琳與臨淄王牋：『君

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三八〕結綠 美玉名。范曄上秦昭王書：『宋有結綠。』〔三九〕薛卞 薛

燭，戰國時人，善相劍。卞和，周時楚人，嘗於荆山獲玉璞。〔四〇〕下流 作者自謙之詞。

送從姪崱遊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

陸，蹉跎十年。

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崱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

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道舊，破涕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鑪。

長山〔一〇〕橫，九江〔一一〕卻轉，瀑布〔一二〕天落，半與銀河〔一三〕爭流，騰虹奔電，深

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一四〕不可得而窺焉。

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一五〕未就，白龍〔一六〕來遲，使秦人著鞭，〔一七〕先往桃花

之水；〔一八〕孤負夙願，慙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一九〕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註】〔一〕送從姪崑遊廬山序 崑，晉端。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古名南障山，一名匡山，總名匡

廬。〔二〕大人 作者之父，名密。〔三〕子虛賦 漢司馬相如所作，賦中盛誇雲夢之勝云：「臣聞楚有七澤，

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四〕雲夢 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南。本二

澤，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方八九百里，華容以北，安陸以南，枝江以東，皆其地。後悉為邑居聚落，因併稱之曰雲夢。

〔五〕安陸 今湖北縣名。〔六〕嘉興 今浙江縣名。〔七〕長沙 今湖南縣名。〔八〕林下 唐人稱鄉

里曰林下。〔九〕香爐 峯名，在廬山西北，奇峯突起，狀如香爐，故名。〔一〇〕長山 廬山為羣山所映，無主峯，

蜿蜒蟬聯，指列條數，遠望如長山。〔一一〕九江 一名潯陽江，在江西九江縣北，即大江也。〔一二〕瀑布 水由

峭壁直下，或由高處斜下，其勢洶湧，水沫飛濺，遙望之如匹練下垂，故謂之瀑布。廬山瀑布甚多，以瀑布泉最勝。

李白詩：「掛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即指此。瀑有二道，號雙瀑，俱稱奇觀，而西瀑尤勝。〔一三〕銀河 天河也。

〔四〕濼 音叢，小水入大水曰濼。〔五〕方湖石井 遠法師遊廬山記：『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涌出，

野人不能斂，直歎其奇而已。』〔六〕丹液 漢武內傳：『藥有九丹金液，服之，白日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

仙之所見也。』〔七〕白龍 列仙傳：『陵陽子明好釣，於溪得白龍，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

採五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八〕使秦人著鞭 晉劉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嘗恐祖

生先我著鞭。』秦人，見下註。〔九〕桃花之水 晉陶潛著桃花源記，敘武陵漁人入桃花林，遇秦時避亂者，後

復往尋之，迷其處。〔一〇〕五嶽 山高而尊者曰嶽。泰山、嵩山、華山、恆山、衡山，號稱五嶽。

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懽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註】 〔一〕逆旅 客舍也。 〔二〕秉燭夜遊 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三〕陽春 謂春日也。

〔四〕大塊 猶大地也。 〔五〕惠連 謝惠連，南朝宋陽夏人。十歲能文，書畫並妙，族兄靈運特賞之。此以惠

連喻羣季。 〔六〕康樂 謝靈運小字客兒，南朝宋陽夏人。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以詩著稱於世。 〔七〕金

谷酒數 晉石崇宴客於金谷園，賦詩不成者，罰三觴。金谷園，在今河南洛陽縣西北。

辭容州表

元 結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守捉使。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慙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眼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

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頽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未賓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為國展效，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

悲泣聞者悽愴，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五〕南之合浦，〔六〕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污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七〕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灼。

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八〕令伯陳情，晉武允許。〔九〕君臣國家，萬代爲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

臣每讀前史，見吳起游宦，噬臂不歸，〔一〇〕溫嶠奉使，絕裾而去。〔一一〕嘗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一二〕臣所以冒犯聖主，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稅。〔一三〕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註】〔一〕容州 唐屬嶺南道，治普寧，今廣西容縣。〔二〕元結 字次山，唐河南人。舉天寶進士，官至容管

經略使。〔七二二〕——〔七七二〕有次山集。〔三〕守捉 唐初兵之戍邊，大曰軍，小曰守捉。〔四〕事君者無所

隱 禮記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五〕暫 同暫。〔六〕恠 音季，驚也。〔七〕前在道州 作者曾任

道州刺史。道州，唐時屬江南道，今湖南道縣。〔八〕阻勉 強勉也。〔九〕使司 使，節度使也。司，吏部也。唐高

宗龍朔元年，改吏部曰司列。〔一〇〕陷賊歲久 唐代宗大曆時，蠻獠梁崇牽等煽亂，據容州，後爲王翊所討平。

作者進授容州，在事平之後，故云。

〔一〕炎荒 謂南方荒遠之地。

〔二〕賓伏 賓，服也。伏，屈伏也。

〔三〕行

營野次向十餘年。

師止日次，言行營在野，已近十餘年矣。

〔四〕火山

神異經：『南荒外有火山。』此言嶺

南之炎熱也。

〔五〕版輿 車也。

〔六〕合浦

唐時郡名，今廣東縣名。

〔七〕稽

留滯也。

〔八〕徐庶心亂

先主不逼。

徐庶母為曹操所得，庶謂劉備曰：『本與將軍共圖大業，今方寸亂矣。』劉備因聽庶歸操。世稱劉

備為先主。

〔九〕令伯陳情晉武允許。

李密字令伯，晉武帝召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老，上表陳情，乃停召。

〔十〕吳起游宦噬臂不歸。史記：『吳起去衛，與母決，嚙臂盟曰：『不為將相，終不歸。』遂事曾子。頃之母死，

起不歸，曾子遂與起絕。』噬音誓，嚙也。

〔十一〕温嶠奉使絕裾而去。晉書：『温嶠為劉琨右司馬，琨使嶠至江

南，奉表勸進。嶠欲將命，其母故止之，絕裾而去。』

〔十二〕殊死 殊，斷絕也，言斷絕其身體，使之死也。

〔十三〕井

井，井田也，謂田畝之稅也。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

將始自山中至長安，

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

出規

元結

將始自山中至長安，

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

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

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拏，參遊讜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

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爲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 【註】
- 長安 唐時京師，今陝西縣名。
 - 權貴 朝中位尊者。
 - 比年 頻年也。
 - 裂封 裂土地而封諸侯也。
 - 皆拏 謂罪及妻子也。拏，妻與子之統稱。
 - 社稷之臣 猶言國家之臣。
 - 讜 直言也。
 - 祿位之臣 食祿尸位之臣。
 - 赫赫 喻權勢盛貌。

右溪記

元結

道州〔一〕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二〕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三〕盤屈〔四〕，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五〕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

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則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

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註〕 〔一〕道州今湖南道縣爲其舊治。 〔二〕營溪 卽營水，源出湖南寧遠縣，流經道縣東，至零陵縣西入

湘水。 〔三〕嵌 陷入也。 〔四〕盤屈 屈曲也。 〔五〕洄 水流貌。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一〕

陸贄〔二〕

隱朝〔三〕言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且條錄奏來者。

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

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

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

然尙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臣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臣素霽臣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臣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臣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臣恤烝黎，臣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維新之言。若猶不然，未

見其可。

頃者竊聞輿議，〔一〕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二〕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昇於軒陛。〔三〕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揉於其間；聚怨囂囂，〔四〕騰謗藉藉，〔五〕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六〕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懷懷〔七〕也？

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八〕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敍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九〕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一〇〕之美，褒其直而勿恠〔一一〕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一二〕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一三〕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

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
 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不變。陛下倘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
 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
 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註】 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唐德宗四年，朱泚反，帝奔奉天，贊從行。李懷光入援，敗泚兵於醴泉，泚

懼，引還長安，奉天之圍方解。德宗乃以匡時切務詢於陸贄。奉天，唐縣名，故城在今陝西乾縣。 二 陸贄 字

敬輿，唐嘉興人，第進士。德宗時爲翰林學士，甚見信任，時號內相。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中讒，貶忠州別駕。卒

贈兵部尚書，諡曰宣。 七五四——八〇五 有陸宣公翰苑集。 三 隱朝 內侍名，一作朝隱。 四 播越

謂流離失所也。 五 行在 天子出巡所在曰行在。 六 霽 消釋也。 七 來蘇 尙書：『後來其蘇。』

蘇，息也。 八 無思不服 心服也。語見詩經大雅。 九 阨危 近邊欲墮曰阨，故言危曰阨危。 一〇 烝黎

猶言衆民。 一一 輿議 謂公衆之言。 一二 百辟 猶言百官。 一三 軒陛 殿堂前檐特起，曲椽無中梁

者曰軒。天子不御正座而御平臺，曰臨軒。陛，殿階也。 一四 囂囂 讀如敖敖，衆多貌。 一五 藉藉 交橫貌，雜

亂而衆多也。 一六 淬鋒 利其鋒也。 一七 懷懷 畏懼貌。 一八 入參 謂參謁天子也。 一九 周公勤摠

髮吐餐。史記周公世家：「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二〕成湯改過。尚書仲虺之誥：「贊湯之德，有『改過不吝』之語。」
〔三〕慊。與吝同。
〔四〕大禹拜言。尚書皋陶謨有『禹拜昌言』之語。

〔三〕庶士傳言。漢賈山至言：『士傳言諫過。』
〔四〕訢合。和氣交感也。
〔五〕浹辰。十二日也。

〔六〕昭德塞違。謂昭明美德，抑塞違邪也。左傳：『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陸贄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恆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

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敘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

夫中國有盛衰，外敵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一定之規，亦無常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襄，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

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

夫以中國強盛，外敵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斂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外敵衰微，而尙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外敵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喻之以利，以引其懼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倘或中外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卽斂，周之于襄，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斂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

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一定之規，亦無常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

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一〕肅宗中興，〔二〕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亂。於是吐蕃乘釁，〔三〕吞噬無厭。回紇矜功，〔四〕馮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屯，竭力蠶織，西輸賄幣，〔五〕北償馬資，〔六〕尙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

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七〕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

而務於所難矣。

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較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外敵之所長也。外敵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

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乎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溪隧，二四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三五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明取捨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

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彼之所短；我之所易，乃彼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爲倒持戈矛，以鑄二六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二七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唯明主慎聽而熟察之。

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賺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寇敵，非一朝

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奪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鬥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權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番勁敵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

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以以嚴憲，其來也感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恆念戎醜之充斥。三十四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三十五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三十六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三十七遂令守要禦衝，恆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敵已尅獲旋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

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三十八，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三十九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輓軌四十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奸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

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三〕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僭軍盛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

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敵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三〕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三〕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三〕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

衆矣。

今外敵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四〇〕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四一〕藝乏趨敏。〔四二〕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類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四三〕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冗，衆散爲弱，逗撓〔四四〕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四五〕十羊九牧，〔四六〕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四七〕唯朔方〔四八〕河〔四九〕西〔五〇〕隴右〔五一〕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五二〕權附隴右於扶風。〔五三〕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五四〕隴右河東〔五五〕

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尙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善〕懷光汧朔方之軍，〔善〕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善〕建牙擁節，〔善〕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善〕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捐讓救焚，冀無阽危，〔善〕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善〕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善〕之覺。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善〕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

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縣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六〕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七〕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徧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積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八〕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讎，雖有韓白孫吳，〔九〕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一〇〕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一一〕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一二〕又賜鈇鉞，

〔七〕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七〕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七〕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尅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七〕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闡責成，〔七〕之義廢，死綏〔七〕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疏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七〕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狄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敢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七〕番夫〔七〕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成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蝥賊，〔六〇〕軍旅之膏肓，〔六一〕也。蝥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澆，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往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六二〕河東諸軍州募番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六三〕散於諸道，和市，〔六四〕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六五〕既息踐更，〔六六〕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

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六七〕鳳翔，〔六八〕長武城，〔六九〕山南西道，〔七〇〕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七一〕邠寧，〔七二〕靈

夏〔九〕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十〕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十一〕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謹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奸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外敵不威懷，疆場〔十二〕不寧謐〔十三〕者，未之有也。諸侯〔十四〕軌道〔十五〕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

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註】 〔一〕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唐玄宗時，吐蕃爲害，西北邊嘗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此制至德宗時不改。

贊上疏論之。

〔二〕瞻 音善，助也。

〔三〕卽敘

言就而獎敘之也。尙書禹貢：『西戎卽敘。』

〔四〕薄伐

薄，發語辭。詩經：『薄伐玁狁。』
〔五〕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見本篇註三。夏后，謂禹。〔六〕古公以避狄而

王業興。周太王一稱古公亶父。初居邠，狄人侵之，遷於岐山之下，邠人皆從之。始改國號曰周，去戎狄之俗，國

勢日盛。〔七〕周城朔方而玁狁襄。詩經小雅出車：『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朔方，地名，

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即今綏遠南境。玁狁，北狄名。襄，除也。〔八〕秦築臨洮而宗社覆。秦始皇定天下，築萬

里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以防匈奴，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乃僅二世而亡。〔九〕漢武討匈奴而貽悔。漢

武帝時，通西域，征匈奴，師行三十餘年，海內虛耗，軍士死略離散，帝乃下詔陳既往之悔，由是不復出軍。〔一〇〕

太宗征突厥而致安。突厥，種族名，隋唐之際，奄有漠北。唐太宗貞觀三年，伐突厥，明年，獲頡利可汗，其國遂亡。

〔一一〕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漢文帝時，匈奴老上單于請和親，帝以宗室女嫁之，後老上屢寇邊

地。老上死，子軍臣單于立，文帝復與和親，軍臣寇邊如故。至漢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但匈奴仍寇邊不已。

〔一二〕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漢宣帝時，匈奴分裂爲郅支單于及呼韓邪單于，均朝漢。漢元帝立，郅

支叛，漢使誅之。呼韓邪仍入朝，元帝以宮女妻之。〔一三〕中夏猶言中國。〔一四〕神堯之降禮。唐高祖尊號

曰神堯皇帝。當唐室初建時，未遑外略，而突厥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高祖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

〔一五〕祿山遘亂。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陷洛陽，逼長安，稱燕帝，後爲其子安慶緒所殺。〔一六〕肅宗中

興 安祿山既叛，玄宗幸蜀，肅宗即位靈武，擊破羣賊，恢復兩京，唐室於以中興。 [二七]吐蕃乘釁

宗時，吐蕃屢次入寇。 [二八]回紇矜功 唐肅宗時，安史之亂未平，帝以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回紇乃入援唐。

及亂平，恃功驕橫，屢有求索。 [二九]馮凌 猶憑陵，有所依恃而陵人也。 [三〇]西輪賄幣 唐肅宗時，吐蕃以

助討朱泚功求畀地，帝償以絹萬匹。吐蕃據有今西藏之地，故曰西輪。 [三一]北償馬資 唐肅宗時，回紇來助

討安史之功，求與中國和市，每馬一匹取值四十緡，動呈數萬匹，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 [三二]瘳 音抽，病愈

也。 [三三]尋常 八尺曰尋，倍尋為常。 [三四]壑溪隧 隧，要道也，此謂就溪谷要道築為坑以設防也。 [三五]

斥墩 設堡以探敵也。 [三六]鑄 音尊，戈柄下端冒以銅，為圓錐形者，曰鑄。 [三七]封 疆界也。 [三八]倩人

暫代之人也。 [三九]充斥 衆多也。 [四〇]撓 擾害也。 [四一]庸 功也。 [四二]紀綱 僕役也。 [四三]慙

勉也。 [四四]繩墨 匠人為直之具。 [四五]輓軌 所以駕車之具。 [四六]遵養 遵，養也，言相率以養惡也。

[四七]誰何 詰問也。 [四八]編戶 謂平民編入戶口冊者。 [四九]權鹽 唐第五琦為諸州權鹽鐵使，盡權

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及劉晏代其任，又加權鹽錢。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見唐書食貨志。）官造物專

賣曰權。 [五〇]勝兵之徒 謂足任當兵之役者。 [五一]韜鈴 古兵法書有六韜及玉鈴篇，故謂軍略曰韜鈴。

[五二]趨敏 矯健之貌。 [五三]反掌 謂事之至易也。 [五四]逗撓 逗，曲行避敵；撓，顧望也。 [五五]一國三

公左傳：『狐裘尅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四六〕十羊九牧 喻受治者少，施治者多也。隋書：『天下州郡

過多，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宜存要去閑，并小爲大。』
〔四七〕西北兩蕃 指西蕃吐蕃，北蕃回紇。
〔四八〕朔方

唐開元中置朔方軍，治靈州，在今甘肅靈武縣西南。
〔四九〕河西 唐景雲初，置河西節度使，治涼州；大曆中

移治沙州，即今甘肅敦煌縣治。
〔五〇〕隴右 唐天寶元年，置隴右節度使，其地在隴坻之右，故名。治鄯州，今青

海樂都縣治。
〔五一〕僑隸四鎮於安定 安定，郡名，唐時改涇州。唐景雲元年，置安西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貞元

三年吐蕃攻陷安西四鎮；貞元六年，以涇原節度使兼領安西四鎮北庭節度使。按：四鎮爲龜茲、焉耆、于闐及疏

勒。
〔五二〕權附隴右於扶風 扶風，郡名，在今陝西鳳翔縣南，唐改曰岐州，又改鳳翔郡。唐廣德初，隴右陷於吐

蕃，自是以鳳翔節度使兼領隴右。
〔五三〕涇原 唐乾元中，置涇原節度使，屬關內道，治涇州，即今甘肅涇川縣

治。
〔五四〕河東 唐置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即今山西太原縣治。
〔五五〕逆泚誘涇隴之衆 德宗時，朱泚爲

太尉，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兵過京，軍變，德宗出奔，令言奉泚爲皇帝。李晟復京師，泚出走彭原，爲其部將所殺。

涇原爲隴西之地，故稱涇隴。
〔五六〕懷光汧朔方之軍 德宗時，李懷光爲寧、慶、晉、絳、隰等州節度使，徙鎮朔

方。以破朱泚功，進副元帥。興元初，以河中六州叛，後爲部將所殺。
〔五七〕分朔方之地 代宗大曆十四年，分朔

方鎮之地，隸於河中，振武、邠寧三節度。
〔五八〕建牙擁節 建牙旗，擁節鉞，指當時之節度使也。
〔五九〕中貴監

臨 中貴，謂宦官。唐自玄宗起，諸道皆置宦官爲監軍。〔六〇〕陞危 見前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註九。

〔六一〕練覈 謂精細核實也。〔六二〕缺望 不滿所望而怨也。〔六三〕簞廩 給食也。〔六四〕禁旅 天子之

衛兵也。〔六五〕神策 唐禁軍之稱。初，哥舒翰破吐蕃，置神策軍。後朝廷以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號伯玉所

部兵爲神策軍。其後以宦官領之，遂爲天子禁軍。〔六六〕戎首 戰爭之啓釁者曰戎首。〔六七〕韓白孫吳 謂

韓信、白起、孫武、吳起，均古之名將。〔六八〕經綸 規畫也。〔六九〕掣肘 喻使人作事而阻撓之也。〔七〇〕自闔

以外將軍裁之。史記：「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闔，國門也。〔七一〕鈇鉞 古有九錫之典，

鈇鉞其一，諸侯受鈇鉞之賜，乃得專殺。〔七二〕軍容不入國 國容不入軍。司馬法：「古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

入軍。」軍容，謂軍隊之容表如矛劍者是也。國容，謂國家平時之儀制也。〔七三〕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語見

孫子。〔七四〕宸 帝居曰宸，即以稱帝。〔七五〕分闔責成 見本篇註七十。〔七六〕死綏 古以退軍爲綏。司馬

法：「將軍死綏。」〔七七〕九重 楚辭：「君門兮九重。」〔七八〕椎剽 椎殺人而剽掠也。〔七九〕嗇夫 田夫

也。〔八〇〕蝨賊 食禾稼之蟲也。〔八一〕膏肓 人體中部位，在心膈之間，今謂疾甚曰病入膏肓。〔八二〕關內

唐貞觀初，置關內道，治京兆，今陝西長安縣治。〔八三〕度支 官名，掌歲計出入者。〔八四〕和市 猶言廉價

收買。〔八五〕營田 集流民使爲官力田曰營田。〔八六〕踐更 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更迭爲之。貧民欲得顧

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是爲踐更。〔六七〕涇隴 謂涇原鎮及隴右道。〔六八〕鳳翔 見本篇註五十二。

〔六九〕長武城 未詳。〔七〇〕山南西道 唐上元初，置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梁州，在今陝西南鄭縣東二里。

〔七一〕鄜坊 唐乾元中置渭北節度使，治坊州，建中初徙治鄜州，亦曰鄜坊節度使。〔七二〕邠寧 唐乾元初，置

邠寧節度使，屬關內道，治邠州，今陝西邠縣治。〔七三〕靈夏 靈，疑當作鹽。唐貞元中置夏州節度使，治夏州，在

今陝西橫山縣西北，亦曰鹽夏節度使。〔七四〕振武 唐乾元初，置振武軍節度使，屬關內道，單于都督府治此，

在今綏遠和林格爾縣。〔七五〕太原 府名，唐置，治晉陽，即今山西太原縣。〔七六〕疆場 國境也。場音亦。

〔七七〕謚 音蜜，安也。〔七八〕諸侯 指諸節度使。〔七九〕軌道 就範也。

原道〔一〕

韓愈〔二〕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一〇〕黃老於漢，〔一一〕佛於晉、魏、梁、隋，〔一二〕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一三〕則入於墨，〔一四〕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一五〕『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一六〕『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一七〕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一八〕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一九〕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二〇〕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

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壺，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
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
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〇三〇}不死，大盜^{〇三一}不止，剖斗折
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
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
『必棄而^{〇三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〇三三}者。』嗚呼！
其亦幸而出於三代^{〇三四}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
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
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
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二九〕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三〇〕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三一〕不如諸夏〔三二〕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三三〕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詳；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三四〕郊〔三五〕焉而天神假，〔三六〕廟焉而人鬼〔三七〕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三八〕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

故其事行；^{〔五〕}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六〕}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四〕}人其人，^{〔三〕}火其書，廬其居，^{〔四〕}明先王之道以道。^{〔四〕}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五〕}其亦庶乎其可也。

【註】〔一〕原道 闡明道之所本也。

〔二〕韓愈 字退之，唐南陽人。第進士，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愈

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吏部侍郎。卒諡文。（七六八—八二四）宋元豐中追封昌黎

伯。有韓昌黎集。〔三〕由是 謂由仁義也。〔四〕足乎己 謂仁義足乎己也。〔五〕道與德爲虛位 舍仁

義無以成道德，故謂道德爲虛位。〔六〕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道德而出於仁義者，爲君子之道，爲

吉德；否則爲小人之道，爲凶德。〔七〕老子 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相傳孕八十一歲而生，故稱老子。爲周

守藏室之史。著道德經五千餘言。〔八〕煦煦 小惠貌。〔九〕孑孑 孤立貌。〔一〇〕火於秦 秦始皇從李

斯言，焚詩書百家語。〔二〕黃老於漢 漢代好道家之言；道家祖黃帝老子，故謂道家之言曰黃老。〔三〕佛

於晉魏梁隋 自兩晉至北朝魏南朝梁以及於隋，皆佞佛。〔三〕楊 楊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倡爲我之說，拔

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四〕墨 墨翟，戰國時宋人，倡兼愛之說，著墨子六十三篇。〔五〕老者曰等句 孔

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六〕佛者曰等句 佛家稱孔子爲『儒童菩薩』。（見海錄碎事引清淨行法經）

- 〔一七〕今之爲民者六 古惟士農工商四民，今加佛老而爲六。 〔一八〕今之教者處其三 古惟一聖人之教，今加佛老爲三。 〔一九〕顛 自高下墜也。 〔二〇〕贍 音善，給也，足也。 〔二一〕壺 同漚，塞也。 〔二二〕率其怠勸 率，督率也，勸，同倦。 〔二三〕符璽 符，以竹爲之，書文字其上，剖而爲二，各存其一，合之以爲徵信者也。璽，印也。
- 〔二四〕聖人不死等句 語見莊子。莊子，莊周著，其學本於老子。 〔二五〕而 汝也。 〔二六〕清淨寂滅 黃老主清淨，佛家主寂滅。 〔二七〕三代 謂夏、商、周也。 〔二八〕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等句 語見禮記大學。古有聖經聖傳之語，大學爲曾子所著，以傳孔子之道者，故稱之爲「傳」。 〔二九〕將以有爲 言將擴而大之，以齊家治國也。 〔三〇〕春秋 魯國記史之書，孔子修訂之，以明王道。 〔三一〕夷狄之有君等句 語見論語。 〔三二〕諸夏 謂中國也。封建時代，不止一國，故曰諸夏。 〔三三〕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語見詩經魯頌。膺，擊也。荆，楚國也。舒，楚東境之國，古皆以爲蠻夷。懲，懲創之也。 〔三四〕盡其常 謂終其天年也。 〔三五〕郊 祀天地也。 〔三六〕假 音格，至也。 〔三七〕人鬼 祖宗也。 〔三八〕荀與揚 荀況，戰國時趙人，世稱荀卿。其學以孔子爲標準，倡性惡之說。著荀子三十三篇。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爲人好古樂道，不慕榮利，著有太玄、法言及方言等書。 〔三九〕事行 謂得位以行道。 〔四〇〕說長 謂立言以明道。 〔四一〕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言佛老之道不塞不止，聖人之教不流不行也。 〔四二〕人其人 言令僧道還俗也。 〔四三〕廬其居 言寺觀改作民屋也。 〔四四〕道 導

也。〔豈〕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言無佛老之害，老弱殘廢者皆得其所養。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廢久而不愈之疾也。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取其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

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曰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曰者，必其人之與也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

將有作〔七〕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註〕 〔一〕周 周密也。 〔二〕約 簡略也。 〔三〕藝人 有技能之人。 〔四〕廉 謂祇取一端，不盡備也。

〔五〕應 贊同也。 〔六〕與 黨與也。 〔七〕作 一作仕。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八〕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

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歎！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註】 〔一〕庸 豈也。 〔二〕句讀 文字組成一完全獨立之語意者爲句，語意未斷處而點分之爲讀。

〔三〕郯子 謂郯國之君也。郯音談，春秋時小國，其君於昭公時朝魯，嘗與人論少皞氏以鳥名官之故，孔子師

之。 〔四〕萇弘 周敬王時爲大夫，孔子嘗就問樂。 〔五〕師襄 春秋魯人爲擊磬之官，善鼓琴，論語謂之擊

磬。 襄，孔子嘗從學琴。 〔六〕老聃 見前原道註七及註十五。 〔七〕三人行等句 語見論語。 〔八〕六藝

卽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也。

與孟東野書

韓愈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

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

李習之之妻，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

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

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註】〔一〕孟東野 名郊，唐武康人。貞元進士，為溧陽尉，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卒諡貞曜先

生。有孟東野集。〔二〕人人 猶言衆人。〔三〕混混與世相濁 隨波逐流之意。混混，濁貌。〔四〕汴州之亂

汴州，今河南開封縣。貞元十五年二月，作者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五〕此 指徐

州。〔六〕主人 指張建封，時為徐州節度使。〔七〕符離 今安徽宿縣。〔八〕睢 水名，流經宿縣靈璧入

江蘇境。〔九〕被留以職事 張建封辟愈為幕職。〔一〇〕李習之 名翽，唐趙郡人（一作成紀人）。貞元進

士官至中書舍人，歷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有李文公集。〔一一〕亡兄 名弇。〔一二〕張籍 字文昌，唐烏江人。第

進士，韓愈薦為國子博士，仕終國子司業。有張司業集。〔一三〕和州 唐時州名，今安徽和縣。〔一四〕彼 謂孟

東野所居之處，時東野在湖州。

與崔羣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

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一〕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二〕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三〕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四〕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五〕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六〕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

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一〕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二〕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三〕窺之闔奧，〔四〕而不見畛域，〔五〕明白純粹，輝光日新，〔六〕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七〕無謂僕何從而

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一〕}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此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二〕}，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三〕}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四〕}，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五〕}也，炙^{〔六〕}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七〕}。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八〕}。不知造物者^{〔九〕}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十〕}，而甘陋巷^{〔十一〕}菜羹^{〔十二〕}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十三〕}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三〕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三〕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三〕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三〕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比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三〕，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是望，愈再拜。

【註】〔一〕崔羣 字敦詩，唐武城人，舉進士甲科，憲宗時，累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立，歷武寧、荆南節度使，拜吏部尚書。〔二〕東都 唐以洛陽爲東都。〔三〕尋承已達宣州 謂繼承來書，知已達宣

州。宣州，治今安徽宣城縣。

〔四〕主人

謂崔衍，時爲宣歙觀察使。

〔五〕無入而不自得

中庸：「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焉。」

〔六〕前修 猶云先賢。

〔七〕靈臺 心也。

〔八〕將息 將，養也。息，生也。

〔九〕約 貧困

也。〔一〇〕幕府 軍中張幕以居，故將帥所在曰幕府。後世凡行政官之記室，皆謂之幕府。

〔一一〕事同 猶云

同事。〔一二〕久故 猶云故舊。

〔一三〕瑕尤 疵過也。

〔一四〕閭奧 謂隱曲處。

〔一五〕畛域 猶界限。

〔一六〕

輝光日新 謂德業日進也。

〔一七〕出羣拔萃 特出之才也。

〔一八〕不置白黑於胸中 猶言不辨是非善惡

也。〔一〇〕君子當有所好惡。言既爲君子，有好之者，亦有惡之者。〔二〇〕清河 崔羣，武城人。隋時改武城爲

清河。此以地名人。〔三〕鳳凰芝草 鳳凰，古以爲瑞鳥。芝草，古以爲瑞草。〔三三〕膾 細切肉也。〔三三〕炙

音蔗，燔肉也。〔四〕比肩青紫 比肩，謂肩相並，言人多也。青紫，謂貴顯也。漢公侯之印綬紫，九卿之印綬青，故

云。〔五〕眉壽 卽老壽。〔六〕造物者 謂天也。〔七〕千乘之位 卿相諸侯之位也。〔八〕甘陋巷 論

語稱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九〕菜羹 以菜爲羹，言其飲食之劣也。

〔一〇〕兼得 言既得於天，又合於人。〔三〕伊潁 二水名，伊水出河南盧氏縣東南，注於洛河。潁水出河南

登封縣西境潁谷，東南入安徽，注於淮水。〔三〕左車 左偏牙下之骨也。〔三〕尋常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四〕忽忽 心不安樂貌。〔五〕嵩下 謂嵩山之下。古以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登封縣北。

與孟尙書書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

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

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七〕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八〕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九〕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一〇〕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一一〕求福不回。』〔一二〕傳〔一三〕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一四〕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一五〕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一六〕則之墨。』〔一七〕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一八〕淪而九法〔一九〕斲，〔二〇〕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二一〕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二二〕云：『古者楊』

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

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

籍湜言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註】孟尚書 名簡，字幾道，唐平昌人。舉進士宏詞，元和間累官工部尚書，故愈以孟尚書稱之。後坐贓

左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生平最嗜佛。行官 唐節鎮州府有行官，供行役於四方。過吉州 元

和十五年貶孟簡為吉州司馬。吉州，治今江西吉安縣。數番 一作披讀數番。釋氏 即釋迦牟尼，為佛教之始祖。

【六】潮州時 元和十四年，愈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潮州，治今廣東潮安縣。【七】來

袁州 愈以元和十四年冬自潮州移袁州。今江西宜春縣為袁州舊治。【八】福田 釋氏以敬三寶之德為

敬田，報君父之恩為恩田，憐貧者為悲田，此三種謂之福田。【九】丘之禱久矣 孔子病，子路請禱，孔子答

以此語。（見論語述而篇）【一〇】方冊 書籍也。【一一】愷悌君子等句 見詩經大雅旱麓篇。愷悌，和易也。

【一二】回 邪也。【一三】傳 謂左傳。【一四】疚 心內慙也。【一五】祇 地神曰祇。【一六】揚 見前原道註

十三。【一七】墨 見前原道註十四。【一八】三綱 君臣父子夫婦也。【一九】九法 九疇之法，謂治天下之大

法，其類有九也。【二〇】敦 音妒，敗壞也。【二一】能言距楊墨者等句 孟子語。【二二】揚子雲 見前原道註

三十八。〔三〕廓 大也。〔四〕燒除其經 見前原道註十。〔五〕坑殺學士 秦始皇帝使御史案問諸生

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六〕除挾書之律 秦始皇帝下挾書之禁，禁私藏詩書百家語也；此律

至漢惠帝四年始除去。〔七〕二帝三王 二帝，謂帝堯、帝舜。三王，謂三代之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八〕泯

泯 猶茫茫。〔九〕服左袵而言侏離 左袵，謂衣襟左交，夷服也。侏離，蠻夷之語，聲不分明也。〔一〇〕區區

細微貌。〔一一〕寢 漸也。〔一二〕老 見前原道註七。〔一三〕籍泯 均韓愈弟子。張籍，見前與孟東野書註十

二。皇甫湜，字持正，唐新安人。元和進士，仕至工部郎中。有皇甫持正集。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

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效，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

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

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臧孫辰，

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

申不害，韓非，春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

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

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

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

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

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或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註】 〔一〕孟東野 見前與孟東野書註一。 〔二〕撓 擾也。 〔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古謂八音。金，鐘

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竽也；土，壘也；革，鼓也；木，祝圉也。 〔四〕推斂 彼去此來之意也。斂，古奪字。

〔五〕咎陶 卽臯陶，虞舜時爲獄官之長，尙書臯陶謨載其歌二首。 〔六〕禹 禹之言辭，載於虞書夏書。

〔七〕夔 舜之樂官。 〔八〕韶 虞舜樂也。 〔九〕五子以其歌鳴 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

五子之歌。』 〔一〇〕伊尹鳴殷 書序謂商書之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諸篇，均伊尹作。 〔一一〕周公鳴周 書序

謂周書之大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立政諸篇，爲周公作。詩小序謂豳風之七月、鴉鳴、東山諸篇，爲周公作。周禮

及易之爻辭，相傳亦周公作。 〔一二〕六藝 見前師說註八。 〔一三〕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此儀封人語，見論語

八佾章。木鐸，金口木舌，振之發聲，施政教，徇國中，則振以警衆。此言天將使孔子垂教也。 〔一四〕莊周以其荒唐

之辭鳴。莊周，戰國時蒙人。著莊子十餘萬言，多荒唐無根之辭。〔五〕屈原，名平，戰國時楚人。仕楚爲三閭大夫。漢書藝文志載其作離騷等賦二十五篇。〔六〕臧孫辰，春秋時魯大夫，其言辭載左傳。〔七〕孟軻

漢書藝文志載孟子十一篇，今存七篇。〔八〕荀卿，見前原道註三十八。〔九〕楊朱，見前原道註十三。

〔一〇〕墨翟，見前原道註十四。〔一一〕管夷吾，即管仲，春秋時齊顯上人。爲齊桓公相，成霸業。著管子八十六篇，今佚十篇。〔一二〕晏嬰，字平仲，春秋齊人。相齊景公。今傳晏子春秋八卷。〔一三〕老聃，見前原道註七。

〔一四〕申不害，戰國時韓人。相韓昭王。爲法家之祖。著申子六篇。〔一五〕韓非，戰國時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客死於秦。著韓非子五十五篇。〔一六〕春到，戰國時趙人。務刑名之學。著春子四十二篇。春，古慎字。〔一七〕田駢，戰國齊人。齊宣王時爲上大夫。著田子二十五篇。〔一八〕鄒衍，戰國時齊人。居稷

下，號「談天衍」。爲燕昭王師。漢書藝文志載鄒子四十九篇及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今皆不傳。（鄒一作騶）

〔一九〕尸佼，戰國時魯人。一云晉人。爲秦相商鞅之客。鞅死，逃入蜀。著尸子二十篇。〔二〇〕孫武，春秋時齊人。爲吳王闔閭將。著孫子十三篇。〔二一〕張儀，戰國時魏人。相秦惠王，以連衡之策說六國使事秦。著張子十篇。

〔二二〕蘇秦，戰國時洛陽人。說六國，同盟拒秦，蘇秦爲合從之長。後客齊，被刺死。著蘇子三十一篇。〔二三〕李斯，楚上蔡人。佐秦始皇定天下，官至丞相；後爲趙高所害。〔二四〕司馬遷，字子長，漢龍門人。繼父爲太史令。

斯

送孟東野序

著史記一百三十卷。〔三五〕相如 卽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成都人。武帝時爲郎，後拜孝文園令。漢書藝文志著

錄其賦二十九篇。〔三六〕揚雄 見前原道註三十八。〔三七〕章 法度也。〔三八〕陳子昂 字伯玉，唐射洪人。

舉進士第，武后時，累官至右拾遺。有陳拾遺集。〔三九〕蘇源明 初名預，字弱夫，唐武功人。天寶進士，累官國子

司業，知制誥，終祕書少監。有蘇源明全集。〔四〇〕元結 見前元結辭容州表註二。〔四一〕李白 見前李白與

韓荊州朝宗書註二。〔四二〕杜甫 字子美，唐襄陽人。肅宗時爲右拾遺，因事被黜，尋起爲工部員外郎。有杜工

部集。〔四三〕李觀 字元賓，唐隴西人。貞元進士，舉弘辭，授太子校書郎。有李元賓文編。〔四四〕李翱 見前與

孟東野書註十。〔四五〕張籍 見前與孟東野書註十二。〔四六〕役於江南 時孟東野調溧陽尉，唐時溧陽屬

江南道，故云。〔四七〕不釋 謂心有所芥蒂不能自解釋也。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

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世，坐於廟朝，進

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七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八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九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一〇翳長袖，粉白黛綠者，一一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一二可茹，一三釣於水，鮮一四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一五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一六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一七口將言而囁嚅。一八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一九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昌黎

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

子之稼；

盤之泉，可濯可沿；

盤之阻，

誰爭子所窈？

而深，

廓

其有容；

繚

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

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

鬼神守護兮，

呵禁〔一〇〕不祥〔二〇〕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三〇〕膏〔四〇〕吾車兮秣〔五〇〕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六〇〕」

【註】〔一〕送李愿歸盤谷序 李愿，字里不詳，官至武寧節度使，以罪去職，遂歸隱盤谷，韓愈作序送之。盤谷

在河南濟源縣北二十里。〔二〕太行 山名，連互於河南山西及河北界。〔三〕陽 山南曰陽。〔四〕藁

俗叢字。〔五〕宅 地位也。〔六〕皆 古時字。〔七〕旄 旗之注旄牛尾於干者曰旄。〔八〕峻 或作俊。

〔九〕便 安也。〔一〇〕裾 衣之前襟。〔一一〕粉白黛綠者 喻姬妾。〔一二〕美 謂美果也。〔一三〕茹 食

也。〔一四〕鮮 謂鮮魚也。〔一五〕維 繫也。〔一六〕黜陟 降官曰黜，升官曰陟。〔一七〕趨 行不進貌。

〔一八〕嘯嘯 音摺吁，欲言而又止也。〔一九〕辟 刑法也。〔二〇〕昌黎 郡名，後魏置，故治在今河北省徐水

縣西。作者先世自後魏時居昌黎。〔二一〕稼 種穀曰稼。〔二二〕沿 緣水而下也。〔二三〕阻 屈折也。〔二四〕

窈 深遠也。〔二五〕廓 空闊貌。〔二六〕繚 繞也。〔二七〕殃 或作央。〔二八〕呵禁 呵止之也。〔二九〕不祥

謂鬼魅之屬。〔三〇〕膏 以脂塗轄也。〔三一〕秣 飼馬也。〔三二〕徜徉 逸蕩也。

送區册序〔一〕

韓愈

陽山〔三〕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四〕利倅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四〕篁〔五〕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六〕。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七〕，且半歲矣。

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八〕挈〔九〕舟而來，升自賓階〔一〇〕，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一一〕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一二〕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一三〕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一四〕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

歲之初吉〔一五〕，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註】 〔一〕區冊 南海人，愈爲陽山令，冊往見，及歸，愈作序送之。區，讀如歐。 〔二〕陽山 今廣東縣名。

〔三〕廉 稜角也。 〔四〕茅 草叢也。 〔五〕篁 竹叢也。 〔六〕鳥言夷面 謂語聲如鳥之不可解，面目獠

怪如夷狄之人也。 〔七〕待罪於斯 愈於貞元二十年以直言貶陽山令。 〔八〕南海 今廣東番禺縣。

〔九〕挈 與拏同，牽引也。 〔一〇〕賓階 東階也，古者賓上自東階。 〔一一〕莊周 見前卷孟東野序註十四。

〔二〕趯然 足踢聲也。趯音邛。 〔三〕翳 蔭也。 〔四〕陶然 樂貌。 〔五〕歲之初吉 猶言歲首。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蔽者也。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

也。今閑師浮屠氏，〔五〕一死生，〔六〕解外膠，〔七〕是其爲心必泊然，〔八〕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註】〔一〕高閑上人，唐烏程人，善書。宣宗召對，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上人，僧人之尊稱。〔二〕膠

執滯也。〔三〕養叔，即養由基，春秋時楚大夫。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四〕庖丁，〔五〕莊子養生

注：「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五〕師曠，字子野，春秋時晉人。爲晉平公

樂師。〔六〕扁鵲，姓秦，名越人，春秋晉昭公時名醫。〔七〕僚，姓熊，名宜僚，春秋時楚勇士。〔八〕丸，彈

丸也。〔九〕秋，人名，古之善弈者。（見孟子）〔一〇〕伯倫，劉伶字伯倫，晉沛國人。性嗜酒，嘗著酒德頌。

〔二〕嚼其馘，嚼音劑，嘗也。馘音緇，大塊肉也。〔三〕張旭，字伯高，唐時吳人。善草書，世號張顛。〔四〕不可

端倪，謂其變化不可測也。〔五〕鐫銖，古銜名，喻細微也。〔六〕浮屠氏，浮屠爲佛陀之異譯，佛教爲佛

所創，古人因稱佛教徒爲浮屠氏。〔七〕一死生，謂視死生如一也。〔八〕解外膠，謂解脫身外黏附之物

也，如名利等是。〔九〕泊然，靜止貌。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

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

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

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

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二三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三四愈貞元三五中過泗州，三六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巡降，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三七中於和州烏江縣三八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三九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四〇，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四一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四二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

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開。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開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註】

〔一〕張中丞

張巡，唐南陽人，開元末以進士官眞源令。安祿山反，與許遠合兵守睢陽，拜御史中丞。城

陷，爲賊所殺。

〔二〕元和

唐憲宗年號。

〔三〕吳郡張籍

吳郡，今江蘇吳縣。張籍本烏江人，居於吳郡。參考

前與孟東野書註十二。

〔四〕李翰

唐贊皇人。官至左補闕。張巡死，節旌睢陽，有人冒其功，謂巡降賊。翰乃傳巡

功而表上之。

〔五〕許遠

唐鹽官人。安祿山反，拜睢陽太守，累加防禦使。城陷，不屈死。

〔六〕雷萬春 事張

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後死

難。

〔七〕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

大曆中，巡子去疾曾上書謂許遠誤國，請追奪其官爵云。

〔八〕食其所愛之肉

睢陽食盡，巡殺其妾，遠殺其奴，以饗士。

〔九〕蚍蜉 蟻之大者。

〔一〇〕賊語以國亡主

滅 賊將令狐潮聞兩京陷，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遠降。

〔一一〕卓卓 特立貌。

〔一二〕羸 音雷，疲弱也。

〔一三〕捍 衛也。

〔一四〕蔽遮 江淮

巡遠守睢陽時，或議棄城東走，巡遠曰：『睢陽者，江淮保障，若棄之，賊必乘

勝長驅，是無江淮也。』

江淮，即今之江蘇安徽一帶，富庶之區，故巡遠必保障之。

〔一五〕沮退

阻止也，沮音舉。

〔一六〕設淫辭而助之攻

謂設放蕩不經之辭，助逆亂而攻巡遠也。

〔一七〕汴

見前與孟東野書註四。

- 〔一〕徐州名，今江蘇銅山縣爲其舊治。〔二〕雙廟張巡許遠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三〕南霽雲唐頓丘人，善騎射，從張巡守睢陽死難。〔四〕賀蘭名進明，唐肅宗時，官河南節度使，屯臨淮。〔五〕睢陽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六〕浮圖亦作浮屠，佛塔也。〔七〕貞元唐德宗年號。〔八〕泗州故城在今安徽盱眙縣北。〔九〕大曆唐代宗年號。〔一〇〕和州烏江縣烏江縣，唐屬淮南道和州，故城在今安徽和縣東北。〔一一〕臨渙唐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宿縣西南。〔一二〕漢書漢班固撰。〔一三〕帙音至，書函也。〔一四〕陽陽若無所事貌。〔一五〕毫宋皆唐州名，今河南商邱縣爲宋州舊治，今安徽亳縣爲亳州舊治。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一）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二）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鋤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三）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

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四）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五）焉，雖聖者不可

能也。』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二〕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三〕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四〕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註】 〔一〕 圻者 塗壁之人，俗所稱泥水匠也。

〔二〕 京兆 唐時置京兆府，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之地。

〔三〕 長安 唐時京師，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

〔四〕 天寶之亂 發人爲兵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

山反，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五〕 手鋸 衣食 鋸，巧具也。言執鋸以謀衣

食之資也。 〔六〕 當 所當之值也。 〔七〕 理 治也。 〔八〕 可力 可致力也。 〔九〕 墟 丘墟也。 〔一〇〕 豐

悴 猶盛衰也。 〔一一〕 二任 兼勞心力也。 〔一二〕 獨善其身 孟子：『窮則獨善其身。』 〔一三〕 楊朱 見前

源道註十三。 〔一四〕 患不得之而患失之 論語：『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

患失之。』』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拔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

元和^{〔三三〕}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三四〕}。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三五〕}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三六〕}也。中山^{〔三七〕}劉夢得禹錫^{〔三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

〔三九〕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得重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四〇〕}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四一〕}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四二〕}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註】

〔一〕慶

字更興，河東解人。嘗任周爲宜州刺史，封平齊縣公。

〔二〕拓拔魏

鮮卑謂土爲拓，謂后爲

跋。北朝魏爲鮮卑種，自稱黃帝之苗裔，以土德王，故以拓拔爲氏。

〔三〕封濟陰公

柳子厚六世祖且封濟陰

公，韓文疑誤。濟陰，魏郡名，治今山東定陶縣。〔四〕夷，字子邵，貞觀中爲相，後貶象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其與

褚遂良朋黨，遣使殺之。〔五〕褚遂良，字登善，唐錢唐人。貞觀時爲諫議大夫，黃門侍郎。高宗立武后，力諫，貶

受州刺史，以憂卒。〔六〕韓瑗，字伯玉，唐京兆三原人。官至侍中，爲救褚遂良，貶振州刺史卒。〔七〕武后

名墨，太宗時爲昭儀，高宗立爲后，僭位二十一年。〔八〕高宗，名治，太宗之子，在位二十四年。〔九〕皇考諱

鎮，至求爲縣令江南等句。皇考，亡父之尊稱。生曰名，死曰諱。天寶末，鎮爲太常博士，安史之亂，棄官奉母隱王

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吳，唐時屬江南道。〔一〇〕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累官侍

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一一〕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柳子厚作先友記，謂：『先君之所與者，凡天下之

善士舉集焉。』〔一二〕嶄然見頭角，少年崢嶸之象。嶄然，高峻貌。〔一三〕博學宏詞，唐時取士科名，以考拔

淹通能文之士。〔一四〕正字，官名，負校讎之責者。〔一五〕僞傑廉悍，僞同俊，廉，利也。悍，猛也。〔一六〕踔厲風

發，謂議論層出不窮也。〔一七〕貞元，唐德宗年號。〔一八〕藍田，今陝西縣名。〔一九〕順宗，名誦，德宗子，

在位八月。〔二〇〕遇用事者得罪，用事者指王叔文。順宗時，叔文專政。憲宗立，貶叔文爲渝州司戶參軍，明年

賜死。〔二一〕例出爲刺史，憲宗卽位，柳子厚與同輩七人，皆坐叔文黨同貶，子厚貶邵州刺史。〔二二〕永州司

馬，司馬之職位，次於刺史。永州，今湖南零陵縣。〔二三〕元和，見前張中丞傳後敘註二。〔二四〕柳州，今廣

西馬平縣爲其舊治。〔二五〕衡湘以南 衡山，在湖南衡山縣西北；湘水，發源廣西，經湖南南部，北流入洞庭湖。

永州柳州，均在衡湘之南。〔二六〕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 叔文黨坐貶者，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者，欲漸

進之，悉召至京師，諫官言不可，帝與武元衡亦惡之，乃悉以爲遠州刺史。〔二七〕中山 今河北涿源縣。〔二八〕

劉夢得禹錫 禹錫字夢得，唐中山人。以進士登博學宏詞科，累官至集賢殿學士，遷太子賓客。有劉賓客集。

〔二九〕播州 今貴州遵義縣爲其舊治。〔三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 時御史中丞裴度上奏，因改夢得爲連州

刺史。〔三一〕連州 今廣東連縣爲其舊治。〔三二〕詡詡 和集貌。〔三三〕爲 讀去聲，助也。〔三四〕顧藉 顧

惜也。〔三五〕窮裔 邊遠之地也。〔三六〕臺省 唐時尙書省爲中臺，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皆在禁省，

總稱曰臺省。子厚嘗爲禮部員外郎，屬尙書省，故云。〔三七〕萬年 今陝西咸寧縣。〔三八〕河東 唐置河東道，

在黃河之東，故名。〔三九〕裴君行立 唐絳州稷山人。以平賊功，官至安南都護。稷山，唐屬河東道河內中府。

〔四〇〕涿 今河北涿縣。〔四一〕室 壙穴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一）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二）之子。生四

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

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川，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

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

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註】〔一〕北平莊武王

卽馬燧，字洵美，唐邠城人。大曆建中間，以討賊功封北平郡王，卒諡莊武。

〔二〕暢

燧次子，生子二，長敖，次卽繼祖。

〔三〕門功 言託祖父之功也。

〔四〕故人稚弟

故人，謂韓弁。貞元三年，

平涼之盟，馬燧預議，韓弁爲判官，死焉。弁，愈之兄也。〔五〕安邑里第。唐長安城內安邑坊奉誠園，卽馬燧宅。

〔六〕軫，悼閔也。〔七〕姆，女師也，古者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者。〔八〕翠竹碧梧鸞鶴

停峙，謂如鸞鶴停峙於翠竹碧梧之上者。〔九〕茁，草初生貌。〔一〇〕東都，見前與崔羣書註二。〔一一〕

分府，分司官之稱。

歐陽生哀辭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

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

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二二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二三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二四朝正二五於京師，詹爲國子監二六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二七舉余爲博士，會監二八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

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二九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三〇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三一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

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三。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三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註】^一歐陽生 名詹，字行周，唐泉州晉江人。貞元八年，與愈同登進士第。官至國子博士。有歐陽行周集。

【二】閩越 今福建，本周時七閩地，後爲越人所居，故曰閩越。【三】上國 謂中原之地也。【四】齒類

也。【五】今上 指唐德宗。【六】常袞 唐京兆人。天寶進士，代宗時爲宰相，封河內郡公。建中初，爲福建觀

察使，卒於官。有集。【七】皆化翕然 謂翕合而化也。【八】繇 與由同。【九】建中貞元 均唐德宗年號。

【一〇】余就食江南 時愈家於宣州。宣州，唐時屬江南道。【一一】合必兩忘其所趨 言會合後皆忘所欲至

之地也。【一二】容貌嶷嶷然 謂其貌有所識別也。【一三】徐州從事 時愈爲徐州節度推官。徐州，今江蘇銅

山縣爲其舊滄。【一四】朝正 朝覲天子曰朝正，謂朝而受其政教也。【一五】國子監 卽國學也。【一六】闕下

天子宮闕之下也。【一七】監 謂國子監。【一八】有得於是 指祿位言。【一九】養志 承順父母之志也。孟

子：『若會子者，則可謂養志也。』【二〇】李翱 見前與孟東野書註十。【二一】孔 一作旣。【二二】勿謂

不通 勿謂祭祀不能通於死者也。

祭柳子厚文^{〔一〕}

韓愈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二〕}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

嗟嗟子厚，而至於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三〕}，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四〕}！

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五〕}，乃木之災。子之中葉，天脫羸羸^{〔六〕}，玉佩瓊琚^{〔七〕}，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八〕}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九〕}，巧匠旁觀，縮手袖間^{〔一〇〕}。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一一〕}羣飛刺天^{〔一二〕}。

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一三〕}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一四〕}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註】〔一〕柳子厚 參考前柳子厚墓誌銘。〔二〕庶羞 各種美味也。〔三〕覺 音教，夢醒也。〔四〕惟

思也。〔五〕犧尊青黃 犧尊，酒尊也，畫犧牛象以飾尊也。青黃，謂飾以青黃之色。〔六〕罍羈 罍音執，絆馬足者也。羈，絡馬首者也。〔七〕玉佩瓊琚 以美玉喻子厚文之珍貴也。〔八〕表表 卓立貌。〔九〕不善爲斲血指汗顏 喻不善爲文者。〔一〇〕巧匠旁觀縮袖間 喻善爲文者之不能乘時有爲也。〔一一〕斥不復 子厚被貶，竟卒於柳州。〔一二〕羣飛刺天 羣飛，喻羣小刺天，喻其位高也。〔一三〕琅琅 金玉聲，謂其臨終之言善也。〔一四〕不鄙謂余亦託以死 謂不以余爲鄙，亦託以死後之事也。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

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二〕于汴州，〔三〕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四〕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

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升斗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四〕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五〕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六〕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日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

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七〕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

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

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

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

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被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註】 〔一〕十二郎 名老成，愈兄介之子。愈長兄會無子，以老成爲後。 〔二〕年月日 一作貞元十九年五

月二十六日。 〔三〕時差 及時之肴饌也。 〔四〕少孤 韓愈三歲喪父。 〔五〕怙 詩經：『無父何怙。』

〔六〕兄嫂 兄名會，嫂爲鄭氏。 〔七〕兄歿南方 唐大曆十二年，韓會坐黨籍貶韶州刺史，卒於官。 〔八〕河

陽 故城在今河南孟縣西。 〔九〕就食江南 建中二年，愈與十三郎避亂江左，家於安徽宣州。 〔十〕上

有三兄 長名會，次名介，其一不詳。 〔一〕董丞相 卽董晉。貞元十二年，晉帥汴州，辟愈爲節度推官。 〔二〕

汴州 今河南開封縣。 〔三〕佐戎徐州 貞元十五年，武寧節度使張建封辟愈爲徐州節度推官。 〔四〕萬

乘 古者天子出兵車萬乘，後世因稱天子爲萬乘。 〔五〕孟東野 見前與孟東野書註一。 〔六〕蒼蒼 髮

斑白也。〔一七〕耿蘭，愈家人。〔一八〕汝之子。十二郎有二子，一曰湘，一曰滂。時湘年十歲。〔一九〕吾之子

名昶，長慶四年登進士第。〔二〇〕軟脚病，病時脚軟而浮腫，江南卑溼地，常有此病。〔二一〕兆，墓地也。

〔三〕窆，音貶，下棺也。〔三〕頃，田百畝為頃。〔四〕伊頰，見前與崔羣書註三十一。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

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

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

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

罷行之。〔三〕大者驛聞，小者立變。〔四〕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五〕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六〕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七〕梁桷〔八〕板檻〔九〕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一〇〕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

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元和〔一一〕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註】〔一〕滕王閣 舊在江西新建縣西章江門上，西臨大江，唐滕王元嬰都督洪州時建。明時頽廢，景泰中，

重建在章江門外，今燬。〔二〕則 與卽通。〔三〕江南 唐初置江南道，轄長江以南之地，東臨海，西抵蜀，南

極五嶺。〔四〕三王所爲序賦記。王勃作滕王閣序，王緒作滕王閣賦，王仲舒作滕王閣記。〔五〕以言事斥

守揭陽。愈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潮州治潮安，漢時爲揭陽縣地。〔六〕南昌。今江西縣名。〔七〕天子

進大號。言卽位改元也。時穆宗新卽位，故云。〔八〕袁州。見前與孟尙書書註七。〔九〕太原。今山西縣

名。〔十〕王公。王仲舒，字弘中，唐太原府祁人。貞元中舉賢良方正高第，元和初知制誥，出爲蘇州刺史，穆宗

召爲中書舍人，除江西觀察使，卒諡成。〔二〕江南西道。唐開元中分江南道爲東西二道，江南西道治江西

洪州。〔三〕洪江饒虔吉信撫。洪州，治今南昌縣。江州，治今九江縣。饒州，治今鄱陽縣。虔州，治今贛縣。吉州，見

前與孟尙書書註三。信州，治今上饒縣。撫州，治今臨川縣。以上諸州，均屬江西省。〔三〕皆罷行之。言所不便

者罷之，所願者行之也。〔四〕大者驛聞小者立變。謂大事須改革者由驛奏聞天子，小事須改革者立卽施

行也。〔五〕館人。謂掌驛者。〔六〕監軍使。官名，自唐玄宗始，以宦官監軍，迄於唐亡。〔七〕楹。柱也。

〔八〕枳。椽之方者曰枳。〔九〕檻。軒窗下之板也。〔十〕漫漶。言剝落汚損也。〔三〕元和。見前張中

丞傳後敘註二。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

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者七人，甲冑執職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

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牛大小十一頭。囊駝〔三〕三頭。驢如囊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三〕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四〕弓服〔五〕矢房〔六〕甲冑之屬，餅孟簞笠〔七〕筐筥〔八〕錡釜〔九〕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貞元〔一〇〕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一一〕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一二〕。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棊〔一三〕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一四〕，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所感，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一五〕，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註】〔一〕田犬 獵犬也。〔二〕羈豹 羈，見前祭柳子厚文註六。豹音的，羈也。〔三〕臂 謂臂持也。

〔四〕隼 音笋，鷹類中最小者。〔五〕徒 步行也。〔六〕鈇鉞 鈇，斧也。鉞，大斧也。〔七〕植 立也。〔八〕

負 背倚也。〔九〕偃 息也。〔一〇〕奉壺矢 奉，讀如捧。壺矢，投壺之矢。〔一一〕舍 居屋下也。〔一二〕挹且

注 挹，酌也。注，灌也。〔一三〕上下 謂上下車也。〔一四〕上者下者 謂在上者在下者。〔一五〕陸 跳躍貌。

〔一六〕訛 動也。〔一七〕齧 音紇，齧草也。〔一八〕溲 小便也。〔一九〕陟 登也。〔二〇〕躡齧 躡音弟，蹋也。齧

音鼻，噬也。〔二一〕秣 飼馬也。〔二二〕橐駝 即駱駝。〔二三〕麋 鹿之大者。〔二四〕楯 音順，扞身蔽目之武

器也。〔二五〕弓服 弓衣也。〔二六〕矢房 盛矢之袋。〔二七〕箠笠 雨具有柄曰箠，無柄曰笠。〔二八〕筐筥

竹器方曰筐，圓曰筥。筥音舉。〔二九〕鑄釜 釜三足曰鑄，無足曰釜。〔三〇〕貞元 見前歐陽生哀辭註九。

〔三一〕獨孤生申叔 字子重。〔三二〕彈棊 古遊戲之具。柳宗元彈棊序曰：『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

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三三〕聚

見前送李愿歸盤谷序註四。〔三四〕河陽 見前祭十二郎文註八。〔三五〕國本 謂國手所圖之本國，或作故

封建論〔一〕

柳宗元〔二〕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

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言鹿豕狉狉，言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言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言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言連帥言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言而後有縣大夫言，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言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言羣后言，布履言，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言合爲朝覲會同，言離爲守臣

扞城。〔二七〕然而降於夷王，〔二八〕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二九〕歷於宣王，〔三〇〕挾中興復古。〔三一〕之德，雄南征北伐。〔三二〕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三三〕陵夷迄於幽厲，〔三四〕王室東徙，〔三五〕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三六〕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三七〕者有之，伐凡伯，〔三八〕誅萇弘，〔三九〕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四〇〕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四一〕合爲七國，〔四二〕威分於陪臣之邦，〔四三〕國殄於後封之秦。〔四四〕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四五〕廢侯衛而爲之守宰，〔四六〕據天下之雄圖，〔四七〕都六合之上游，〔四八〕攝制四海，〔四九〕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五〇〕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五一〕圜視而合從，〔五二〕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民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五三〕剖海內而立宗子，〔五四〕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五五〕而不暇。困平城，〔五六〕病流矢，〔五七〕陵遲不救者三代。〔五八〕後乃謀臣獻畫，

〔五〕而離削自守〔五〕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五〕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

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五〕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五〕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五〕事戎，〔五〕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五〕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五〕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五〕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五〕之耳。大逆未彰，姦

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邑郡，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六〕得魏尙於馮唐，〔七〕聞黃霸，〔八〕之明審，觀汲黯，〔九〕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感〔十〕之而已。孟舒魏尙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十一〕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十二〕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禮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十三〕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十四〕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十五〕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

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七〕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七〕，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士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言〕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註】 〔一〕封建 王者爵命諸侯，封以土使之建國也。 〔二〕柳宗元 字子厚，唐河東人。第進士，中博學宏

詞科。貞元間，爲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卒。七七三——八一九。有柳河東集。 〔三〕

榛榛 草木叢生貌。 〔四〕 狺狺 獸蠢動貌。 〔五〕 荀卿 見前韓愈原道註三十八。 〔六〕 假物以爲用

假物，言假於學也。荀子：『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七〕 方伯 一方諸侯之長也。禮記：『千里之外，設

方伯。』 〔八〕 連帥 十國諸侯之長，曰連帥。禮記：『十國以爲連，連有帥。』 〔九〕 里胥 古之鄉職。 〔一〇〕

縣大夫 一縣之長也。周禮：『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 〔一一〕 天子 古稱帝王曰天子。 〔一二〕 五等邦 公、

侯、伯、子、男也。〔三〕后 君也。〔四〕布履 履，所踐之界也，謂封域分布也。〔五〕輪運而輻集 言天子統

馭四方諸侯，猶眾輻集合於轂而車輪以之運行也。〔六〕朝覲會同 周禮：「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皆天子所以合諸侯也。時見，諸侯之朝見不以時者。殷見，眾見也。〔七〕守臣扞城 守臣，守土之

臣，指諸侯。扞城，即干城。干，衛也。此言諸侯屏藩王室，負守土之責。〔八〕夷王 名燮，周懿王子，懿王弟孝王崩，

諸侯立之，在位十六年。〔九〕下堂而迎觀者 夷王爲諸侯所立，王德諸侯，始下堂而見觀者，與之抗禮。

〔十〕宣王 名靜，周厲王子。厲王爲國人所逐，崩於歲，周公召公迎立宣王。在位四十六年。〔三〕中興復古

謂中興周室，復修文武成康之政也。〔三〕南征北伐 宣王命秦仲征西戎，尹吉甫伐玁狁，方叔征荆蠻，召虎

平淮夷。〔三〕不能定魯侯之嗣 魯武公以其二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卒，魯人殺戲而立

括。翌年，王伐魯，立戲弟稱，是爲孝公。諸侯自是不睦於王。〔四〕陵夷迄於幽厲 陵夷，謂日就衰微，如丘陵之

漸平也。幽王名宮涅，宣王子，在位十一年。厲王名胡，夷王子，在位三十七年。幽厲均無道之君。〔五〕王室東徙

幽王爲犬戎所弑，幽王子宜臼立，是爲平王，東遷洛邑，以避犬戎之禍。〔六〕問鼎 楚莊王觀兵於周疆，周

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王問鼎之大小輕重，有取周而代之意。王孫滿答以天子在德不在鼎。〔七〕射王中肩

周桓王伐鄭，鄭祝聃射王中肩，王師大敗。〔八〕伐凡伯 周桓王四年，使凡伯聘魯，還至楚邱，戎執之以歸。

〔二六〕誅萇弘。萇弘，周敬王大夫，事劉文公。劉氏，范氏，世爲婚姻。及晉范氏之難，周人與范氏，難平，晉人以讓周，敬王爲殺萇弘。〔二七〕末大不掉。喻諸侯跋扈，不受天子之指揮也。〔二八〕判爲十二。謂春秋時有十二

國，此乃作者根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而言，實不止此數也。〔二九〕合爲七國。戰國時，諸侯兼併，合爲齊、楚、魏、韓、燕、秦、七大國。〔三〇〕陪臣之邦。古者諸侯之大夫對天子稱陪臣。韓、魏、趙本晉卿，齊、田氏本齊卿，皆所謂陪臣之邦也。〔三一〕國殄於後封之秦。殄，滅也。秦受封於周孝王，遠在齊魯諸國之後。〔三二〕裂都會而爲之

郡邑。都會，大都邑也。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三三〕廢侯衛而爲之守宰。侯，諸侯也。郡之長曰守，邑之長曰宰。〔三四〕雄圖。偉大之謀略也。〔三五〕都六合之上游。天地四方之謂六合，此指中原一帶而言。秦建都咸陽，於中原爲上游之地。〔三六〕四海。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三七〕萬人

卽萬民，避唐太宗（名世民）諱，故曰萬人。〔三八〕負鋤挺，謫戍之徒。指陳勝、吳廣等。秦二世時，陳勝、吳廣譴戍漁陽，爲屯長，大雨失期，法當斬。遂詐稱扶蘇、項燕起兵，各地響應，遂以亡秦。〔三九〕合從。戰國時，六國會從拒秦，今民皆叛秦，故亦曰合從。從，讀如蹤。南北曰從，東西曰衡。〔四〇〕矯秦之枉，徇周之制。漢矯秦郡縣制度之枉，仍行周封建之舊制。〔四一〕立宗子。指封同姓諸王。〔四二〕奔命。謂赴軍事之急。〔四三〕扶傷。謂

戰士有傷者則扶養之。〔四四〕困平城。漢高祖七年，自將擊韓信，乘勝追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

漢高祖七年，自將擊韓信，乘勝追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

乃得出。平城，漢縣名，故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四八〕病流矢，漢高祖四年，與項羽相距廣武間，爲伏弩所中，

傷其胸。〔四九〕陵遲不救者三代，遲陵卽陵夷，見本篇註二十四。三代，謂自漢高祖以後，歷惠帝、高后、至文帝，

斯時對諸國一味懷柔羈縻，不能加以制裁，故云。〔五〇〕謀臣獻畫，景帝時，鼂錯請削諸侯封地以尊京師，吳

楚七國遂反，周亞夫擊破之。〔五一〕離削自守，吳楚七國之變平後，諸王之勢力始分離削弱，僅足自守。

〔五二〕郡國，漢分天下爲國與郡兩種，郡爲天子直轄，國以封同姓及異姓之王。〔五三〕桀猾時起，虐害方域

桀猾，謂凶暴狡黠者，此指中唐藩鎮之亂。〔五四〕子其人，謂愛人民如子也。〔五五〕黷貨，謂貪污也。〔五六〕

事戎，謂好戰也。〔五七〕侯伯，謂州牧、方伯，爲諸侯之長者。〔五八〕側目，嫉視也。〔五九〕大逆不道，謂罪

大惡極也。〔六〇〕夷，平也，滅也。〔六一〕知孟舒於田叔，田叔，漢涇城人，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會趙午、貫高謀

弑帝，事覺，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惟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隨敖至長安，敖事白得出，帝拜田叔爲漢

中守。文帝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以孟舒對。舒爲雲中守，方以事免官，文帝以叔言，復召孟舒爲

雲中守。〔六二〕得魏尙於馮唐，漢文帝見馮唐，歎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唐曰：『陛下雖得頗、牧，不

能用也。』因謂雲中守魏尙善得軍心，匈奴遠避，嘗一入塞，尙率部擊之，殺傷甚衆。今坐上功首虜，差六級，削其

爵。帝乃卽日赦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六三〕黃霸，字次公，漢陽夏人，爲潁川太守，治績爲漢

世循吏冠。復拜丞相，封建成侯。〔六〕汲黯 字長孺，漢濮陽人。武帝時，爲東海太守，以清靜治民，東海大治。後

帝拜爲淮陽太守曰：『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六〕戚 憂憤之意。〔六〕裂眦 怒

而瞑目，如眦欲裂也。〔七〕瘁 病也。〔六〕因循不革 謂因襲依循而不改革。〔九〕二姓 陵替不聞延祚

陵替，謂綱紀廢弛也。二姓，指魏曹氏及晉司馬氏。魏祚僅四十七年，西晉祚僅五十二年，東晉雖有一百二年，

已偏安江左矣。〔七〕垂二百祀 唐自高祖至順宗，已百九十餘年。祀，年也。〔七〕臣畜 謂臣服順從。

〔七〕社稷 古者重農事，故建國必先置社稷（土穀之神）而祀之，後因用爲國家之代稱。〔七〕封略 封

界也。

觀八駿圖說〔一〕

柳宗元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三〕馳八駿升崑崙〔四〕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五〕，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五〕不經，〔六〕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七〕女媧曰其形類蛇，〔八〕孔子如供頭，〔九〕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數十里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一〇〕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

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一一〕，裘而煖，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

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義、山子之類〔一二〕，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註】〔一〕八駿

周穆王之良馬，乘之以周行天下者。八駿之名，諸書各異。穆天子傳作驪騮、綠耳、赤驥、白義、

渠黃、踰輪、盜驪、山子。

〔二〕周穆王

名滿，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

〔三〕崑崙

爲亞洲最大山脈之一，起

自帕米爾東境之蔥嶺，沿西藏新疆之境，東走入內地。

〔四〕騫 音窻，飛也。

〔五〕猶

古文爲尢。

〔六〕不

經 妄言也。

〔七〕伏羲曰牛首

史記三皇本記謂炎帝神農氏「人身牛首」，此言伏羲，疑誤。

〔八〕女媧

曰其形類蛇

帝王世紀「女媧氏蛇身人首」

〔九〕孔子如俱頭

荀子非相篇「仲尼面如蒙俱」蒙俱，

神之能驅厲鬼者，卽方相神，古時儺祭則設其像。〔一〇〕齷 音櫛，齧也。〔一一〕絺而清 絺音癡，細葛布也。清

音靜，涼也。〔一二〕驕驕白義山子之類 見本篇註一。

寄京兆許孟容書〔一〕

柳宗元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二〕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三〕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四〕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瘍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有，欲使膏肓〔五〕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六〕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是也。末路厄塞，跪兀〔八〕事旣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

怨讎。〔一〇〕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一一〕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死。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一二〕而豈有償哉！今其黨與，〔一三〕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少年氣銳，不識幾微，〔一四〕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一五〕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一六〕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一七〕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瑩瑩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一八〕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歛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椎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

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因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

每遇寒日，則北向長號，〔二五〕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二六〕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

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二七〕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

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慘，〔二八〕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

自古賢人才子，秉志違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二九〕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三〇〕娶孤女云搗婦翁，〔三一〕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三二〕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三三〕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三四〕劉寬下車，歸牛鄉人，〔三五〕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三六〕鍾儀南音，卒獲返國，〔三七〕叔向囚虜，自期必免，

〔三〕范涇騎危，以生易死；〔三〕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三〕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

〔三〕鄒陽獄中，以書自活；〔三〕賈生斥逐，復召宣室；〔三〕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三〕

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三〕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渙

澀，〔三〕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

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

異能解，雖欲秉筆翫縷，〔三〕神志昏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

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

令萬一除刑部，〔三〕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三〕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

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聚，求胤嗣，

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

書辭繁委，〔三〕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

宣。宗元再拜。

【註】

〔一〕許孟容 字公範，唐京兆長安人。舉進士。憲宗元和四年，拜京兆尹。樂善拔士，士多歸之。〔二〕恠

心動也。〔三〕得罪 唐順宗朝，王叔文專國政，引用柳宗元等。及憲宗立，叔文貶死，宗元等均以前黨之罪

遠謫。〔四〕兀兀 不動貌。〔五〕痞結 痞音圮，病名，腹內腫如生硬塊，常得於久瘡之後，故稱瘡母。痞結，謂

痞塊凝結不通也。〔六〕膏肓 人體中部位，在心膈之間。左傳：「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肓之下。」〔七〕負

罪者 謂王叔文。〔八〕元元 民也。〔九〕鞿兀 不安貌。鞿音臬。〔一〇〕譟 音獨，誹謗也。〔一一〕旁午構

扇 旁午，縱橫交錯也。構扇，謂構成而煽動之也。〔一二〕塞責 謂免於罪責也。〔一三〕黨與 謂同黨之人也。

〔一四〕幾微 猶言先兆。易繫辭：「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一五〕直遂 謂直行而無顧忌也。

〔一六〕得姓來二千五百年 魯展禽食采於柳，號柳下惠，後因為姓。〔一七〕先緒 先人之緒業也。〔一八〕荒陬

荒，遠也。陬音鄒，隅也。邊隅荒遠之地，謂之荒陬。〔一九〕北向長號 時宗元在永州，欲北歸省墓而不得，故北

向長號。〔二〇〕馬醫夏畦 謂賤役。馬醫，即醫馬病者。列子：「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勿敢辱也。」夏畦，謂夏日

治田之人。〔二一〕先人 宗元曾伯祖夷，為唐宰相；父鎮，為侍御史。〔二二〕大僇 大辱也。〔二三〕僅 近也，庶

幾也。〔二四〕無兄盜嫂 漢書直不疑傳：「或毀不疑盜嫂，不疑聞之曰：『我乃無兄。』」〔二五〕娶孤女云過

婦翁 魏志武帝紀：「令曰：『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過婦翁，以白為黑。』」〔二六〕管仲遇盜升為功臣

寄京兆許孟容書

禮記：『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與所游，辟也，可人也。」』
〔七〕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八〕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漢書直不疑傳：『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
〔九〕劉寬下車歸牛鄉人。後漢書劉寬傳：『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十〕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魏志公孫淵傳注：『鄭詹詞順，晉文原其死。』
〔十一〕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南冠而縶，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君子也。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十二〕叔向囚虜自期必免。左傳：『晉囚叔向，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言諸公而免之。』
〔十三〕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說苑：『趙王使人謂魏王曰：「殺范痤，吾獻地。」魏捕之。痤上屋騎危，曰：「與其以死溼市，不如以生溼市。有如溼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信陵君乃言於王而出之。』
〔十四〕痤音挫，危，屋棟上也。〔十五〕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蒯通本名徹，避漢武帝諱，改徹爲通。嘗說韓信背漢，信不從。信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祖召通至，欲烹之，旋又赦。

冗委曲也。

送薛存義序^{〔一〕}

柳宗元

河東^{〔二〕}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三〕}崇^{〔四〕}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五〕}飲食之。且告之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令^{〔六〕}零陵^{〔七〕}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八〕}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九〕}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註〕

〔一〕送薛存義序

一本作送薛存義之任序。

〔二〕河東

見前韓愈柳子厚墓誌銘註三十八。

〔三〕俎 燕享之器。〔四〕崇 充也。〔五〕潯音 虎，水涯也。〔六〕假令 代理縣令之職也。〔七〕零陵

唐時縣名，屬江南道永州，今湖南縣名。〔八〕的確也。〔九〕考績幽明 尚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註：『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

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一〇〕蚤織而縷，字〔一一〕而幼孩，遂〔一二〕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人輟飧饗，〔一三〕以勞〔一四〕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註】〔一〕 囊駝 卽駱駝。〔二〕 儂 音樓，曲背也。〔三〕 隆隆 伏行，謂伏地而行也。

【四】 長安 見前韓愈圻者王承福傳註三。〔五〕 爲觀游 謂種樹以供賞玩也。〔六〕 蚤 同早。〔七〕 故

舊也。〔八〕 蒔 分種也。〔九〕 勗 勉也。〔一〇〕 繰而緒 繰音騷，與縷同，抽繭出絲也。而汝也。緒，絲之端

也。〔一一〕 字 乳也。〔一二〕 遂 育也。〔一三〕 飧饗 飧音孫，夕食也。饗音雍，朝食也。〔一四〕 勞 讀去聲，慰迎

也。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_言值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

有富者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直；其節朽黑而無文；招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翩然若揮虛焉。予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予乃召僮淪湯以灌之，則邀_言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_言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馬相踉，因大擊，鞭折爲五六，馬蹠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

今之梳其貌，蠟其言，以求賣技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予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則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_言以禦乎物；以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

之患者乎？

【註】 〔一〕賈 與價同，售值也。 〔二〕邀 與速同。 〔三〕梔 常綠灌木，其實黃色，可為黃色染料。 〔四〕

長樂坂 在今陝西長安縣城外。 〔五〕陳力之列 論語季氏：「陳列就力。」謂能展布其力，則就其位也。

永某氏之鼠

柳宗元

永有某氏者，拘忌^{〔一〕}異甚。以為己生歲值子，鼠子神也；^{〔二〕}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弗擊鼠。倉廩^{〔三〕}庖廚，悉以恣鼠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櫛^{〔四〕}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五〕}與人兼行，夜則竊嚙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

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惡之，乃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羅捕之，殺鼠如丘。

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恆也哉？

【註】 〔一〕永 唐時州名，今湖南零陵縣為其舊治。 〔二〕拘忌 謂拘泥於迷信而忌諱也。 〔三〕鼠子神

也 陰陽家謂鼠爲子歲之神。

〔四〕倉廩 藏穀曰倉，藏米曰廩。

〔五〕椀

音移，衣架也。

〔六〕累累 相

續不絕也。

黔之驢〔一〕

柳宗元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

虎見之，〔二〕虤然，〔三〕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四〕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進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五〕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跟，〔六〕大嚙，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噫！形之虤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註〕〔一〕黔今貴州省，古名黔中。

〔二〕虤然

大也。虤音旁，與虜通。

〔三〕慙慙然

不相親貌。慙音佞。

〔四〕蕩倚衝冒 謂近驢而犯其怒，以試其技也。

〔五〕跳跟

足亂動貌。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樽檯節稅之華。不斷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

是山峯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蠹，互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

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微，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嘆。

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概。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

每風止雨收，烟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註】 〔一〕 崑州馬退山 崑州，唐置，今廣西南寧縣爲其舊治。馬退山在南寧縣城北十五里。 〔二〕 陽山

南曰陽。 〔三〕 構榼節稅 構榼音薄，廬柱也。節，柱上方木也。稅音拙，梁上短柱也。 〔四〕 椽 音傳，屋上承瓦

之材。 〔五〕 茨 音慈，蓋屋之茅草也。 〔六〕 峩然 危高貌。 〔七〕 荒陬 見前寄京兆許孟容書註十八。

〔八〕 綺縠繡錯 謂山容之美，如綺如繡也。 〔九〕 荒服 離王畿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最遠僻之處也。

〔一〇〕 微 音叫，邊塞也。 〔一一〕 周王之馬跡 相傳周穆王乘八駿馬，周行天下。 〔一二〕 謝公之屐齒 謝安石

好遊，喜著屐。 〔一三〕 仲兄 名寬，字存諒。 〔一四〕 方牧 謂一方之牧伯，州之長官也。 〔一五〕 迺同

暨，仰塗也。 〔一六〕 攸 語助詞。 〔一七〕 崇朝 自旦至食時也。 〔一八〕 角巾 巾之有稜角者，隱士之服也。

〔一九〕 鹿裘 以鹿皮爲裘也。 〔二〇〕 昆弟 友生冠者 昆，兄也。友生，朋友也。古者二十而冠。 〔二一〕 絲桐 謂琴

也。 〔二二〕 蘭亭 在浙江紹興縣西南二十七里。晉王羲之曾宴遊其地，有蘭亭集序。 〔二三〕 右軍 王羲之嘗

官右軍將軍，世稱王右軍。 〔二四〕 清湍修竹 王羲之蘭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

映帶左右。」

遊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一〕西適幽，〔二〕東極吳，〔三〕南至楚，〔四〕越〔五〕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六〕西至於湘之源，〔七〕南至於瀧泉，〔八〕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一〇〕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一一〕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齧。〔一二〕其下大石離立，〔一三〕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

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一四〕之世〔一五〕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

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七〕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遊者。

【註】〔一〕晉 今山西省，春秋時晉地。〔二〕幽 今陝西邠縣，商時爲幽國。〔三〕吳 今江蘇省，故爲吳

地。〔四〕楚 今湖北湖南，春秋時楚地。〔五〕越 今廣東廣西，爲古南越地。〔六〕永 見前永某氏之鼠

註一。〔七〕浯溪 在今湖南祁陽縣南五里。〔八〕湘之源 湘江發源於廣西桂林縣，北流經湖南入洞庭

湖。〔九〕瀧泉 在零陵縣南，山溪諸水匯於此，流入湘江。〔一〇〕拒 同距。〔一一〕揭 音憩。攝衣涉水也。

〔一二〕淳 水止也。〔一三〕頰頰斷齶 頰下曰頰，頰下頸上也。斷，齒根也。齶，齒根上下肉也。〔一四〕離立 並

立也。〔一五〕莽 謂王莽，字巨君，篡漢稱帝，國號新。後兵敗被殺。在位十五年。〔一六〕世 生也。〔一七〕俎豆

祭器。〔一八〕元和 唐憲宗年號。

永州八記〔一〕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惴也。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

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一〕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二〕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三〕緣染溪，〔四〕斫榛莽，焚茅茷，〔五〕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六〕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七〕之下。其高下之勢，岌然〔八〕，窪然〔九〕，若垤，〔十〕若穴，尺寸千里，攢蹙〔十一〕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十二〕爲類，悠悠〔十三〕乎與灝氣〔十四〕俱而莫得其涯，洋洋〔十五〕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是歲元和〔十六〕四年也。

右始得西山宴遊記一

鈞鐻潭 〔三〕 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 〔四〕 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 〔五〕 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

其上有居者 〔六〕 以余之亟 〔七〕 游也，一旦 〔八〕 款門 〔九〕 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 〔一〇〕 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 〔一一〕 』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濛然 〔一二〕 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右鈞鐻潭記二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鐻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 〔一〕 者爲魚梁 〔二〕 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 〔三〕 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 〔四〕 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 〔五〕 』問其價，

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

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右鈞鐔潭西小丘記三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巖，青樹翠蔓，蒙絡

搖綴，參差披拂。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四〕遠逝，往來翕忽，〔四〕似與游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四〕蛇行，〔四〕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四〕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右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四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鉞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四〕東南水行至蕪江，〔四〕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五〕皆永中幽麗奇處也。

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

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三〕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四〕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柎，石楠榿檣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輻輳〔五〕。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六〕。衆草紛紅駭綠，蒼勃〔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時〔八〕。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泳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右袁家渴記五

自渴〔一〕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二〕，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三〕。菖蒲被之，青蘚〔四〕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鯀魚〔五〕。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六〕。可列坐而庥〔七〕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六〕而焚，既醜而盈〔七〕，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八〕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右石渠記六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互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九〕，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揭跣〔十〕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

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

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

窮也。

右石澗記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七〕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七〕其上爲睥睨〔七〕梁欂〔七〕之形。其旁出堡塢〔七〕，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乎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右小石城山記八

【註】〔一〕永州 見前永某氏之鼠註一。〔二〕僂人 猶言罪人。僂同戮。〔三〕惴惴 憂懼貌。〔四〕隙

同隙。〔五〕施施 舒緩貌。〔六〕漫漫 無拘檢貌。〔七〕西山 在湖南零陵縣西隔河二里。〔八〕法

華西亭 在湖南零陵縣城內東山法華寺中，宋改名萬壽寺。〔九〕湘江 見前遊黃溪記註八。〔一〇〕梁溪

一名冉溪，在零陵縣西南，宗元改名爲愚溪。〔一一〕葭 音吠，草葉盛也。〔一二〕箕踞 謂曲兩脚，其形如箕。

〔一三〕衽席 臥席也。〔一四〕岬然 山中空也。〔一五〕窪然 低下之地也。〔一六〕坳 音迭，小土阜也。

〔一七〕攢蹙 積聚之貌。〔一八〕培塿 亦作部婁，小山也。〔一九〕悠悠 眇邈貌。〔二〇〕灑氣 猶浩氣，大氣也。

〔二一〕洋洋 無涯貌。〔二二〕元和 見前韓愈張中丞傳後敘註二。〔二三〕鈞錡 錡錡音古母，戾斗也。是

潭形似鈞錡，故名。〔二四〕冉水 卽染溪，見本篇註十。〔二五〕顛委 猶言首尾。〔二六〕居者 謂地主。〔二七〕

亟 頻數也。〔二八〕一旦 明本無「一」字。〔二九〕款門 叩門也。〔三〇〕委積 堆積也。〔三一〕質財 以緩

禍 質，易也，謂賣田易財以澁債，緩追逋之禍也。〔三二〕溱然 小水入大水之聲，溱音終。〔三三〕浚 與濬同，

深也。〔三四〕魚梁 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謂之魚梁。〔三五〕偃蹇 屈曲貌。〔三六〕嶽然 石勢

聳立貌。嶽音欽。〔三七〕貨而不售 欲賣而無人願購之意。〔三八〕熙熙然 和樂貌。〔三九〕澹澹 音榮，水深

也。〔四〇〕豐鎬 鄠杜 豐，亦作鄠，在今陝西鄠縣境，周文王所都。鎬音浩，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周武王所都。鄠音

戶，唐故城在今鄂縣治北。杜，漢時曰杜，唐時曰杜林，在今長安縣東南。以上四地，皆唐時貴游子弟所居。

〔四一〕坻 音池，水中高地也。〔四二〕嶼 音序，水中小山也。〔四三〕嶮 音堪，山不平也。〔四四〕倨爾 急速也。

倨通條，讀若叔。〔四五〕翕忽 魚游樂狀。〔四六〕斗折 斗絕而曲折。〔四七〕蛇行 伏地而行。〔四八〕犬牙差

互 謂曲折若犬牙之相錯也。〔四九〕朝陽巖 在零陵縣西瀟江之濱，爲西山之一部分。〔五〇〕蕪江 蕪字

疑係瀟字之誤；但今零陵縣東有蕪江橋。〔五一〕袁家渴 在瀟江濱朝陽巖東。〔五二〕百家瀨 今名百家渡，

在零陵縣南。〔五三〕間廁 間，相間也；廁，雜也。〔五四〕轆轤 牽引糾結貌。〔五五〕掩苒 掩映也。〔五六〕翳翳

盛貌。〔五七〕葳蕤 音威雖，草木茂盛貌。〔五八〕渴 指袁家渴。〔五九〕咫尺 八寸爲咫，言逼近也。〔六〇〕

泓 水所聚也。〔六一〕蘚 苔蘚也。〔六二〕儵魚 儵音由，一名白鱗，俗呼參條。〔六三〕美箭 細竹也。〔六四〕

麻 同休，息也。〔六五〕崇 聚也。〔六六〕醴而盈 謂分導其泉流而石渠以盈也。醴音史。〔六七〕蠲 音捐，除

也。〔六八〕闔奧 闔，門限也。奧，室之深處也。〔六九〕揭跣 揭音氣，擗衣涉水也。跣，赤足也。〔七〇〕胡床 繩床

也。清異錄：『胡床，施轉關以交足，穿綆縱以容坐，轉縮須臾，重不數斤。』〔七一〕黃茅嶺 西山嶺名，在零陵縣

西瀟江之濱。〔七二〕垠 界限也。〔七三〕睥睨 亦作埤垠，城上短牆。〔七四〕梁欂 同梁麗，棟也。〔七五〕堡塢

築土以爲障也。

寄從弟正辭書

李 翱

知汝京兆府_言取解，_言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

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餘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

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

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三〕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四〕於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五〕汝，且以樂言吾道云爾。

【註】

〔一〕李翱 見前韓愈與孟東野書註十。

〔二〕京兆府

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之地，爲唐時京兆

府。

〔三〕取解 唐制，進士由鄉而貢，曰解額。故科舉時稱中鄉榜者曰發解。此云取解，猶言應試也。

〔四〕屑

屑 煩細也。漢書王良傳：『往來屑屑不憚煩。』

〔五〕浩浩 廣大貌。

〔六〕張 大也。

楊烈婦傳

李翱

建中〔一〕四年李希烈〔二〕陷汴州，〔三〕既又將盜陳州，〔四〕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五〕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六〕其男女，以會於陳州。

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

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_ㄉ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_ㄉ，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_ㄉ，箭集於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守？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_ㄉ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超_ㄉ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_ㄉ太平縣_ㄉ令，楊氏至茲猶存。

人之受氣於其天，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_ㄉ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辨行列，_ㄉ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

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五〕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敘之，將告於史官。』

【註】 〔一〕建中 唐德宗年號。 〔二〕李希烈 唐遼西人。德宗時，拜淮西節度使，進南平郡王，後擁衆叛，破

汴，僭卽皇帝位，國號楚。親將陳仙奇、陰令醫毒殺之。 〔三〕汴州 治今河南開封縣。 〔四〕陳州 治今河南

淮陽縣。 〔五〕項城縣 故城在今河南項城縣東北。 〔六〕俘纍 因戰而獲敵之人物曰俘纍，拘繫也。

〔七〕徇 使人曉諭人民，俾衆周知也。 〔八〕爨 炊飯也。 〔九〕蜚 通飛。 〔一〇〕障 城上女牆也。 〔一一〕

超 躍而過之也。 〔一二〕絳州 今山西新絳縣。 〔一三〕太平縣 唐屬河東道絳州，今山西汾城縣。 〔一四〕娣

姒 妯娌也。娣音弟，弟之妻也。姒音似，兄之妻也。 〔一五〕行列 謂軍隊之部伍也。 〔一六〕高愍女 名姝姝。父

彥昭，事李正己。正己死，子納率衆叛變，使彥昭守濮陽而質其妻子。建中二年，挾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

家。時女七歲，見母兄皆不免，西向拜父，就義死。德宗悲其志，詔太常謚愍。（見《唐書烈女傳》）

答李生書

皇甫湜

辱書適曠，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之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爲足下答，幸察！

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嶽，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錮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其弊矣，幸勉而思進之也。

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

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三〕}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二〕}而恥濡足^{〔四〕}也，寧能自信其言哉？

來書所謂汲汲^{〔一〕}於立法寧人者，乃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二〕}。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

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疎怠，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湜再拜。

【註】 〔一〕皇甫湜 見前韓愈與孟尚書書註三十三。 〔二〕嘯 黃昏時也。 〔三〕傳曰等句 論語：『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又：『可以言而不與之言，失人。』 〔四〕崔嵬 高大貌。 〔五〕滔天 水浩大貌。 〔六〕

明堂 天子用以行大典，明政教之堂也。 〔七〕撓雲霓 狀其高也。撓，擾也，犯也。 〔八〕驪龍之珠 莊子：『

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 〔九〕出拔 孟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 〔一〇〕浮艷聲病之文

指詩賦而言。唐以詩賦試士。 〔一一〕不爾 猶言不如此也。 〔一二〕工欲善其事二句 見論語衛靈公篇。

〔三〕徒涉 言徒步而濟也。 〔四〕濡足 溼足也。 〔五〕汲汲 欲速之意。 〔六〕作作 史記：「作作有芒，國其昌。」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一〕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二〕洞庭朱實，〔三〕華亭清唳，〔四〕與虎邱〔五〕天竺諸佛寺，鈞〔六〕號秀絕。君出其中間，翕〔七〕輕清以爲性，結冷汰〔八〕以爲質，煦〔九〕鮮榮以爲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蹕厲，〔一〇〕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一一〕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爲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

君字逋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爲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一〕於江南，〔二〕爲判官，驟成其磊落，〔三〕大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順，爲衆所排。爲江南郡丞累歲，脫屣〔四〕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五〕意飄然，將續古三仙。〔六〕以壽九十卒。

湜以童子見君揚州〔一〕，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格，〔二〕頭眸子瞭然炯炯，〔三〕清立，望之，眞白圭振鷺，〔四〕也。既接，歡然，以我爲揚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

音之厚，曷嘗忘諸？

去年從丞相涼公〔二四〕襄陽〔二五〕有曰顧生非熊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請余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二六〕，余裝歸洛陽〔二七〕，諾而未副〔二八〕。今又稔〔二九〕矣。生來速〔三〇〕文，乃題其集之首爲序。

【註】

〔一〕顧況 字道翁，唐蘇州人。至德進士，德宗時官著作郎，坐事貶饒州司戶，結廬茅山，自號華陽真逸。

隱居以終。有華陽集。

〔二〕吳中 即吳郡，後漢置，治今江蘇吳縣。

〔三〕太湖異石 太湖在吳縣之南，跨江

蘇浙江二省，其中水石之勝，天然入畫，世稱爲「洞天福地」。

〔四〕洞庭朱實 洞庭山在太湖中。朱實，謂橘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其木多橘。」

〔五〕華亭清唳 今江蘇松江縣西之平原村，即古華亭谷，晉陸機故宅在其側。機將死，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

〔六〕虎邱 山名，在江蘇吳縣西北七里。

〔七〕天竺 山名，在浙江杭縣靈隱山飛來峯之南，分上中下三竺。

〔八〕鈞 與均同。

〔九〕翁 斂也。

〔一〇〕冷汰 猶沙汰也，謂沙汰使之精粹也。

〔一一〕照 孕育也。

〔一二〕駮發踔厲 狀其詞之氣勢雄壯高遠也。

〔一三〕穿天心出 月脅 狀其詞之深刻新奇也。

〔一四〕韓晉公 韓滉字太冲，唐長安人。德宗時爲鎮海軍節度使，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晉國公，卒諡忠肅。

〔一五〕江南 唐貞元時，鎮海軍節度使統潤、蘇、常、湖、杭、睦六州，即

今江蘇長江以南鎮江以東至浙江北部之地。〔二六〕磊落 光明貌。〔二七〕脫糜 謂解職也。〔二八〕茅山

卽句曲山，在江蘇句容縣東。〔二九〕三仙 列仙傳：『服闋者，不知何許人，常往來海邊諸市中，有三仙人於祠

中博賭瓜，令服闋擔數十頭，令瞑目，及覺，身在方丈蓬萊。』〔三〇〕揚州 今江蘇江都縣爲其舊治。〔三一〕裕

音各，袖也。〔三二〕炯炯 光明貌。〔三三〕白圭振鷺 喻潔白也。振，飛貌。鷺，白鳥也。〔三四〕丞相涼公 李抱

玉，唐河西人。代宗時，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封涼國公。會以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稱丞相。

〔三五〕襄陽 今湖北縣名。〔三六〕宣武軍 唐建中初分永平之宋，毫，穎諸州別爲節度，號宣武軍，治宋州，在今

河南商丘縣南。〔三七〕洛陽 今河南縣名。〔三八〕未副 言未有以報也。〔三九〕稔 年也，稔謂穀熟，謂穀一

熟爲一年也。〔四〇〕速 催促也。

送孫生序

皇甫湜

浮屠〔一〕之法，入中國六百年，〔二〕天下胥〔三〕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野益荒，人益

饑，教益頽，天下將蕪，而始渾然〔四〕自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

孫生天與之學，獨曉然於厚夜，〔五〕聰然於大醉，〔六〕發憤著書，攻而指斥之。其詞軌馘，

痛入肝血，乃忘力之不足，以死爲斷，庶幾萬一悟主救人者。

嗚呼，不得古人而與之，必也生乎。遂除肉刑，一女言也。能移高山，一翁願也。彼髡褐雖翳地，其無足憂乎！

西江之涯，值生盡出其說以爲贊。而見余，余既悲而異之，乃約其言。

【註】〔一〕浮屠 亦作浮圖，爲佛陀之異譯。佛教爲佛所創，古人因稱佛教徒爲浮屠。〔二〕入中國六百年

漢明帝嘗遣使之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至京師，立白馬寺於洛城，爲佛教入中國之始。至中唐已七百

年。〔三〕胥 皆也。〔四〕渾然 無知覺貌。〔五〕厚夜 猶長夜也。〔六〕聰然於大醉 卽衆醉猶醒之

意。〔七〕執轍 音委被，猶言屈曲也。〔八〕遂除肉刑一女言也 漢淳于意當刑，少女緹縈上書，願入身爲

官婢，以贖父刑。漢文帝悲其意，爲除肉刑。（見漢書）〔九〕能移高山一翁願也 北山愚公，年九十，以太行

王屋二山方七百里，出入迂曲，欲平之。或笑阻之。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

平？』操蛇之神聞之，告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見列子）〔一〇〕髡褐翳地 髡音

坤，去髮也。褐，毛布衣也。釋子去髮衣褐，故以髡褐喻之。翳，蔽也。翳地，謂釋子之多也。〔一一〕贊 見面之禮物

也。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叫問狀，易于曰：「古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

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尙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

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偃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

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

改縣州 二五 羅江 二六 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 二七 出鎮縣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約如此。

會昌 二八 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 二九 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上請貸期 三〇 不欲緊繩 三一 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 三二 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 三三 外，一無所與。』擒盜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 三四 中十年，歲聞給事中 三五 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 三六 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樵以爲當世在上位者，皆知求才爲切；至於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 三七 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 三八 』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 三九 者，以其有史官在。

【註】 〔一〕孫樵 字可之，又字隱之，唐關東人。大中進士，授中書舍人，遷職方郎中。有孫可之集。 〔二〕益昌

東晉縣名，唐改西昌縣，故城在今四川安縣東三十里。 〔三〕刺史 唐時刺史爲一州之長官。 〔四〕嘉陵

江 一名閬水，又名巴水，又名渝水。源出陝西鳳縣嘉陵谷，流經甘肅入四川，至巴縣入長江。 〔五〕腰笏 謂

纏笏於腰也。笏音忽，一名手版，古者自天子至士皆執笏，後世惟品官執笏。 〔六〕隙不可奪 猶言農時不可

奪也。 〔七〕卽 就也。 〔八〕鹽鐵官 謂主管國家鹽鐵之官也。 〔九〕奏重權筦 權音覺，征稅法也。筦音

管，主管也。此言奏請天子增加舊稅並主征新稅也。 〔一〇〕征茶 謂征收茶稅也。按唐德宗時始稅茶，穆宗時

置權茶使。 〔一一〕明府公 屬吏對州縣長官之尊稱。 〔一二〕觀風使 觀察各地風俗之使官也。 〔一三〕垂白

僕杖 垂白，謂垂老者髮漸白也。僕杖，謂老者背曲，荷杖而行也。 〔一四〕競民 謂爭訟之民也。 〔一五〕緜州

唐州名，今四川緜陽縣。 〔一六〕羅江 唐時屬緜州，今四川縣名。 〔一七〕相國裴公 裴度字中立，唐河東聞喜

人。貞元進士，憲宗時以中書侍郎討平淮蔡，封晉國公，加中書令。卒諡文忠。 〔一八〕會昌 唐武宗年號。 〔一九〕

上下考 唐置考績之官，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以『四善』及『二十七最』爲標準，分列百官之成

績爲上中下九等。 〔二〇〕上請貸期 向上司請求寬假期限也。 〔二一〕緊繩 謂嚴加逼迫也。 〔二二〕度支費

猶言經常費。 〔二三〕傳符 謂傳遞符信文書也。 〔二四〕長安 唐時京師，今陝西縣名。 〔二五〕給事中，官

名，以給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唐時給事中有校考六品以下官吏之權。〔二六〕當道 執政柄者之稱。〔二七〕膺命 受命也。〔二八〕患無以塞詔 患無賢可舉以塞詔命之責。〔二九〕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 言生時雖不得志，死後必傳名也。

書褒城驛〔一〕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二〕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三〕嘗牧梁州，〔四〕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五〕龍節〔六〕虎旗，〔七〕馳驛奔輶，〔八〕以去以來，轂交蹄劇，〔九〕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一〇〕碎鷁〔一一〕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一二〕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某曹〔一三〕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一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

語未既，有老叟〔一〕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二〕中，天下富蕃，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三〕，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四〕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卽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五〕，當饑飽鮮〔六〕，囊帛匱金〔七〕，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眞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八〕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捐退老叟，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註】 〔一〕褒城驛 褒城，唐時縣名，屬山南西道興元府，故城在今陝西褒城縣東南十里。驛爲古時郵傳之所，設於交通便利之地。 〔二〕離敗而膠 謂舟已破敗而攔淺於水際也。 〔三〕忠穆公 嚴震字遐聞，唐梓

州鹽亭人。德宗時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加戶部尙書，封馮翊郡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忠穆。 〔四〕嘗牧

梁州 嚴震曾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山南西道治梁州，在今陝西南鄭縣東二里。牧，治也。 〔五〕三節度治所

謂興文、鳳翔及山南西道，唐時此三處均置節度使。〔六〕龍節 古使節也。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

周禮圖注：『龍節，以金爲節，鑄龍形，使澤國用之。』〔七〕虎旗 唐時大將所用之旗也。〔八〕貂 音遙，奉使

之車也。〔九〕轂交蹄劇 轂，車輪也。劇音磨，切也。此言車馬經過之多也。〔一〇〕舷 船邊也。〔一一〕鑄 音

逆，鳥名，性耐風，船首多畫之，故爲舟之別稱。〔一二〕汨 音骨，亂也。〔一三〕某曹 驛吏自稱。〔一四〕叱 音萌，

田民也。〔一五〕開元 唐玄宗年號。〔一六〕金革之聲 金，鉦也。革，鼓也。行軍時鳴鼓則進，鳴鉦則退。〔一七〕刺

史縣令 唐行州縣之制，州置刺史，縣置令，俱牧民之官。〔一八〕當愁醉釀 釀音濃，厚酒也。此言當人民愁苦

之時，而州縣之官惟以醇酒自醉也。〔一九〕當饑飽鮮 鮮，魚鳥獸類之肉也。此言當人民饑困之時，而州縣之

官惟以鮮肥自飽也。〔二〇〕囊帛匱金 謂取帛入囊，取金入匱也。〔二一〕黠吏 謂州縣所屬狡黠之書辦小

吏也。

與元微之書〔一〕

白居易〔二〕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

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

膠漆言之心，置於胡越言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

僕初到潯陽言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憊言之際，不暇他及。惟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言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言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聞風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尙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言耳。且置是事，略序近懷：

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言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言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昔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暖飢飽，此一泰也。

江州言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虵言虺言蚊蚋言。雖有甚稀，溢言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言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

僕去年秋始遊廬山，^{〔一〕}到東西二林^{〔二〕}間香爐峯^{〔三〕}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餘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四〕}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

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

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五〕}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斲^{〔六〕}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鑿殿^{〔七〕}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晚燈前。籠鳥檻猿^{〔八〕}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

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註〕 〔一〕微之 元稹，字微之，唐河南人。元和初，對策舉制科，官尚書左丞。有元氏長慶集。 〔二〕白居易

字樂天，號香山，唐太原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七七二——八四六有白

氏長慶集。 〔三〕膠漆 言交情之堅，如膠如漆，不相離也。 〔四〕胡越 胡越相去極遠，喻疏遠也。 〔五〕澗

陽 今江西九江縣。〔六〕危憊 病重且死也。〔七〕左降 謂降職也。〔八〕幢幢 音撞。搖曳貌。〔九〕

謫九江 白居易於元和十年貶江州司馬。九江，舊爲江州，今江西縣名。〔一〇〕惻惻 傷痛也。〔一一〕方寸

謂心也。〔一二〕徐州 今江蘇銅山縣。〔一三〕江州 舊州名，即今之江西九江縣。〔一四〕虺 俗蛇字。〔一五〕

虺 音悔，毒蛇也。〔一六〕蚋 音瑞，形如蜂之小蟲。〔一七〕溢 水名，即龍開河，經九江縣入長江。〔一八〕司馬

州官名，位在刺史之次。〔一九〕廬山 一名匡山，又稱匡廬，在江西九江縣南。今爲避暑勝地。〔二〇〕東西二

林 即東林寺與西林寺，均在廬山之麓。〔二一〕香爐峯 在廬山之北，狀似香爐，故名。〔二二〕殫 盡也。

〔二三〕啾啾 哀鳴之聲。〔二四〕暫 與暫同。〔二五〕金鑾殿 唐時有金鑾殿，肅宗以後，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

西。居易於元和二年入翰林爲學士，故云。〔二六〕籠鳥檻猿 喻爲官之不自由也。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

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

侶詩客多與之遊。

遊之外，棲心釋氏，〔四〕通學小中大乘法。〔五〕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六〕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七〕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八〕安定〔九〕皇甫朗之〔一〇〕爲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邱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一一〕，暨布衣〔一二〕，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三〕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四〕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一五〕，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輿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一六〕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一七〕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約千餘首。

歲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一八〕焉，以至於多藏潤〔一九〕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

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三〇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三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三三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三三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三四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三五壽於顏淵，○三六飽於伯夷，○三七樂於榮啓期，○三八健於衛叔寶，○三九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我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四〇樂縱酒劉伶，○四一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醕，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

於時開成，○四二二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鬢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註】

○一 醉吟先生傳

居易晚年自號醉吟先生，此其自傳也。

○二 退居洛下

居易晚年居洛陽，治第

於履道里西北隅，有竹木池館之勝。〔三〕書 亂也。〔四〕釋氏 釋迦牟尼爲佛教之祖。〔五〕小中大乘

法 佛家語，菩薩乘爲大乘，辟支乘爲中乘，聲聞乘爲小乘。乘者，以車乘爲喻，言其能載道濟人也。佛說法因人

而施，人有智愚，故所說有深淺。其說之廣大深曠者爲大乘，次爲中乘，淺小者爲小乘。〔六〕與高山僧如滿爲

空門友 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北。按：嵩山疑應作香山。舊唐書白居易傳：『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號香山

居士。』〔七〕平泉客章楚爲山水友 章楚，唐伊闕縣人。客居平泉莊（在洛陽縣南二十里），自號平泉處

士。白居易稱其『棲山臥雲，凡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八〕彭城劉夢得爲詩友 劉禹錫字夢得，唐彭城（

今江蘇銅山縣）人，一作中山人。白居易稱爲詩豪。〔九〕安定 漢郡名，今甘肅舊平涼府及固原州涇州之

地。〔一〇〕皇甫朗之 生平不詳。〔一一〕居守洛川 謂居守洛陽之官吏。〔一二〕布衣 謂百姓。〔一三〕秋思

姜發授居易之曲。〔一四〕霓裳羽衣 原名婆羅門曲，傳自西涼，唐玄宗潤飾其詞，而易以美名。〔一五〕楊柳

枝 本漢鏜歌鼓吹曲；唐人翻爲新聲，七言四句，與舊譜不同。〔一六〕昇 音余，輿也。〔一七〕陶謝詩 陶潛謝

靈運之詩。〔一八〕貨殖 居積財物，使母子相生，謂之貨殖。〔一九〕潤 飾也。〔二〇〕鍊鉛燒汞 鉛，與鉛同。汞，

讀如鴻上聲，水銀也。道家以鉛及汞，入鼎煉丹，謂服之可以長生。〔二一〕三者 謂貨殖、博奕及煉藥。〔二二〕劉

伯倫聞婦言而不聽 劉伶字伯倫，晉沛國人。性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伶妻以伶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當誓神斷矣。』妻爲具酒，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引酒御肉，陶然復醉。〔三〕王無功遊醉鄉而不還。王績字無功，唐龍門人。

性嗜酒。武德初待詔門下省。侍中陳叔達日給酒一斗，時稱斗酒學士。嘗作醉鄉記。〔四〕箕踞 謂曲兩足，其

形如箕。〔五〕黔婁 春秋齊高士，貧甚，沒而衾不蔽體。〔六〕顏淵 顏回字子淵，春秋魯人。孔子弟子。卒年

僅三十二。〔七〕伯夷 殷孤竹君之子，與弟叔齊讓位而逃。周有天下，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遂餓死。〔八〕榮啓期 孔子遊泰山，見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問曰：『先生何樂也？』曰：『吾樂最多。天生

萬物，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

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九〕衛叔寶 衛玠字叔寶，晉安邑人。風神

秀異。仕爲太子洗馬。後移家建業，人聞其名，觀者如堵。年二十七卒。時人謂『看殺衛玠。』〔一〇〕榮啓 見本

篇註二十八。〔三〕劉伶 見本篇註二十二。〔三〇〕開成 唐文宗年號。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

阿房宮賦

折，〔一〕直走咸陽。〔二〕二川溶溶，〔三〕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四〕簷牙高啄；〔五〕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六〕困困焉，〔七〕蜂房水渦，〔八〕臺〔九〕不知其幾千萬落。〔一〇〕長橋臥波，未雲何龍？〔一一〕複道行空，不霽何虹？〔一二〕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

妃嬪媵嬙，王子皇孫，〔一三〕辭樓下殿，〔一四〕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一五〕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一六〕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一七〕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一八〕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塊珠礫，〔一九〕棄擲邈迤，〔二〇〕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鎔錙，〔二一〕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二二〕多於在庾〔二三〕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二四〕之城郭；管絃嘔

啞，言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言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言函谷舉，言楚人一炬，言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言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註】一阿房宮 秦始皇所造，故址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二杜牧 字牧之，唐萬年人。太和進士，官

至史館修撰，遷中書舍人。八〇三——八五二有樊川集。三六王畢 戰國時，燕、趙、韓、魏、齊、楚六國之君

均稱王，後皆爲秦所滅。四四海一 謂海內歸於一統也。五蜀山兀 兀，高而上平也。此言蜀山之材

木爲築阿房宮已斬伐殆盡也。六隔離天日 言宮殿深邃，不見天日也。七驪山北構而西折 驪山

在陝西臨潼縣東南。此言阿房宮建自驪山北麓，曲折而西。八咸陽 秦時京師，故址在今陝西長安縣東。

【九】二川溶溶 二川，渭川、樊川也。溶溶，水盛貌。一〇廊腰縵迴 言廊腰曲折，如繪縵之迴環。一一簷

牙高啄 言簷牙聳立，如禽鳥之高啄。一二盤盤焉囷囷焉 盤錯屈曲貌。一三蜂房水渦 言宮房如蜂

窠之排比，如水渦之迴複也。一四轟 聳立貌。一五落 簷滴也。一六長橋臥波未雲何龍 阿房宮渡

渭水至咸陽有長橋，名中渭橋，又名橫橋，橋臥水波上，有若龍然。此言「未雲何龍」者，蓋雲本從龍，今既無雲，何來此龍也？

〔七〕複道行空不霽何虹 秦始皇表南山之顛以爲闕，自阿房宮前殿下造複道直抵南山，遠望如虹。此言「不霽何虹」者，亦故作疑詞也。

〔八〕妃嬪媵嬙王子皇孫 謂六國之宮妃貴族也。

〔九〕樓下殿 謂辭別故宮也。

〔十〕渭 水名，流經咸陽，阿房宮在其兩岸。

〔十一〕轆轤 車聲。

〔十二〕綬立 延佇也。

〔十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言宮人有終身不得一見者。

〔十四〕鼎鑄玉石金塊珠礫 謂視鼎如鎗釜，視玉如石，視金如土塊，視珠如礫也。

〔十五〕遷迤 連延貌。

〔十六〕鐻銖 古衡名，喻細微也。

〔十七〕磷磷 狀釘頭之光澤。

〔十八〕庾 倉也。

〔十九〕九土 九州也。

〔二十〕嘔啞 管絃聲。

獨夫 謂無道之君，指始皇。

〔三十一〕戍卒 陳勝吳廣二世時遣戍漁陽，因失期，遂反。天下聞風響應。

〔三十二〕函谷舉 漢高祖破函谷關，秦王子嬰降。

〔三十三〕楚人一炬 項籍入咸陽，收秦珍寶婦女，焚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三十四〕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 秦始皇既併六國，下詔自稱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以爲可至萬世，傳之不窮，然僅二世而亡。

寶烈女傳

杜牧

文。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

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

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

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敘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嘗問曰：『爲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

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遣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得之，言於薛育。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

『願去僞號，〔四〕一如李納。〔五〕』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六〕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

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不足耶？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

太和〔七〕元年，予客游涿陽，〔八〕路出荊州。〔九〕松滋縣〔一〇〕攝令〔一一〕王淇爲某言桂娘事。淇年十一歲，能念五經，〔一二〕舉童子及第。〔一三〕時年七十五，尙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一四〕朱泚、〔一五〕朱滔、〔一六〕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

【註】〔一〕建中 見前李翱楊烈婦傳註一。〔二〕汴州 見前李翱楊烈婦傳註三。〔三〕戶曹掾 主民

戶之屬官。〔四〕李希烈 見前李翱楊烈婦傳註二。〔五〕蔡州 唐置淮西節度使，治蔡州，卽今河南汝南

縣治。〔六〕陳先奇 唐書作仙奇。李希烈死，拜淮西節度使。爲吳少誠所殺，贈太子太保。〔七〕嘗聞曰 乘

間而言也。〔八〕興元 唐德宗年號。〔九〕希烈暴死 舊唐書李希烈傳：『貞元二年三月，因食牛肉遇疾，

其將陳仙奇令醫人陳仙甫置藥以毒之而死。妻男骨肉兄弟共一十七人並誅之。』〔一〇〕含桃 櫻桃也。

〔一〕蠟帛書 以帛書事，而藏於蠟丸中也。〔二〕薛育 李希烈部將。〔三〕牙門 猶衙門，官署也。〔四〕

偽號 建中三年，李希烈反，據汴州，即皇帝位，國號楚，建元武成。〔五〕李納 正己子。正己爲節度使，卒，納祕

不發喪，自稱齊王。德宗詔諸軍進討，大破之。納泣且悔，旋復歸命，進同平章事，封隴西郡王。〔六〕吳少誠 唐

潞人。李希烈死，德宗以少誠爲申蔡光等州節度使。久之，以兵叛，詔削其官爵。尋上章求昭雪，帝赦之，盡還其官

爵。貞元中死。〔七〕太和 唐文宗年號。〔八〕潒陽 鎮名，在湖北公安縣南，以在潒水之陽而名。〔九〕荆

州 治今湖北江陵縣。〔按：晉太元初，荊州移治上明，今湖北松滋縣西一里有故城。〕〔一〇〕松滋縣 今湖

北縣名。〔三〕攝令 代理縣令之職也。〔三三〕五經 易、書、詩、春秋、禮、爲五經。〔三三〕舉童子及第 唐制，凡

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與官；七通者，與出身；謂之童子科。（見通考）及第，猶言中

試也。〔四〕田悅 唐盧龍人。繼從父承嗣爲節度使。德宗建中二年叛，僭稱王，國號魏。後復歸朝廷，封濟陽郡

王。爲田緒所殺。〔五〕朱泚 唐昌平人。德宗時，拜太尉。建中四年反，自稱大秦皇帝，尋改國號曰漢。後爲其部

將所殺。〔六〕朱滔 泚弟。繼泚爲盧龍節度使。建中三年反，自稱翼王。兵敗，走還幽州。尋卒。

李賀小傳_(一)

李商隱_(二)

京兆杜牧_(三)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

長吉細瘦，通眉，_(四)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_(五)所知。所與遊者，王參元、_(六)楊敬之、_(七)權璩、_(八)崔植_(九)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_(一〇)爲意。恆從小奚奴，_(一一)騎馱驢，_(一二)背一古破錦囊，_(一三)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_(一四)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_(一五)家所餘，四卷而已。

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_(一六)人，駕赤虯，_(一七)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_(一八)下榻叩頭，言阿孺_(一九)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

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嘗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

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當世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註】〔一〕李賀，字長吉，唐宗室。家於福昌縣之昌谷。憲宗時爲協律郎。有昌谷集。〔二〕李商隱，字義山，

號玉溪生，唐河內人。開成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八二三——八五八有李義山集。〔三〕京兆杜牧，見前

杜牧阿房宮賦註二，牧爲萬年人，唐時萬年爲縣，屬京兆府。〔四〕通眉，謂兩眉相連也。〔五〕昌黎韓愈

見前韓愈原道註二及送李愿歸盤谷序註二十。〔六〕王參元，唐濮陽人，舉進士。〔七〕楊敬之，字茂孝，

唐弘農人。元和進士，累官國子祭酒，工部尙書。〔八〕權璩，字大奎，唐略陽人。元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中書

舍人。〔九〕崔植 字公修，唐長安人。長慶初累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華州刺史卒。〔一〇〕程

限 一定之準式界域，使人循而不越者也。〔一一〕奚奴 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後遂混稱僕

曰奚奴。〔一二〕駮驢 音巨虛，獸名，似羸而小，牝驢牡馬所生者。〔一三〕錦囊 錦織之袋。〔一四〕京雒 雒卽

洛字。洛陽爲東京，故稱京洛。〔一五〕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 李賀授沈子明所著歌詩，雜爲四編，凡千首。（

見杜牧李賀集序）〔一六〕緋衣 赤衣也。〔一七〕蚪 音求，龍子有角者。〔一八〕歛 許鬱切，與歛同，忽也。

〔一九〕阿嬰 嬰音迷，齊人呼母曰嬰。〔二〇〕勃勃 盛貌。〔二一〕嘒管 嘒音慧，詩商頌：『嘒嘒管聲，』言聲和

而中節也。〔二二〕長吉生二十四年 杜牧李賀詩集序及新唐書均作二十七。〔二三〕奉禮太常 唐制，太常

寺屬奉禮郎二人，從九品上，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李賀當係以奉禮郎升協律郎。

祭小姪女寄寄文

李商隱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體魄，歸大塋之旁，哀哉！

爾生四年，方復本族，既復數月，奄然歸無。於鞠育而未深，結悲傷而何極來

也何故，去也何緣？念當稚戲之辰，孰測死生之位？

時吾赴調京下，^{〔七〕}移家關中，^{〔八〕}事故紛綸，光陰遷貿。寄瘞^{〔九〕}爾骨，五年於茲。白草枯
萎，^{〔一〇〕}荒塗古陌，朝飢誰飽？夜渴誰憐？爾之栖栖，^{〔一一〕}吾有罪矣。

今吾仲姊，返葬有期，遂遷爾靈，來復先域。平原卜穴，刊石書銘。明知過禮之文，何忍
深情所屬！

自爾沒後，姪輩數人，竹馬^{〔一二〕}玉環，^{〔一三〕}繡檐^{〔一四〕}文褱，^{〔一五〕}堂前階下，日裏風中，
弄藥爭花，紛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何之。況吾別娶已來，嗣^{〔一六〕}緒未立，猶子^{〔一七〕}之誼，
倍切他人。念往撫存，五情^{〔一八〕}空熱。

嗚呼，榮水^{〔一九〕}之上，檀山^{〔二〇〕}之側，汝乃曾乃祖，松檟森行，^{〔二一〕}伯姑仲姑，冢墳相
接。汝來往於此，勿怖勿驚。華綵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
哀哀寄寄，汝知之耶？

〔註〕 〔一〕 弄物 玩具也。 〔二〕 大塋 謂祖先所葬之地也。 〔三〕 爾生四年方復本族 謂在襁褓時寄

養人家，至四歲始迎接回家也。 〔四〕 奄然 忽然也。 〔五〕 鞠育 養也。 〔六〕 稚戲之辰 謂幼年。 〔七〕

京下 指長安，時爲京師。 〔八〕 關中 指陝西，因在函谷關與隴關之中，故名。 〔九〕 瘞 音意，埋也。 〔一〇〕

芟 音該，草根也。〔二〕栖栖 猶言皇皇，不安之貌。〔三〕竹馬 以竹爲馬，兒戲也。〔四〕玉環 兒童玩

具也。〔五〕四襜 襦也。〔六〕文襟 襟之有文采者，襟，小兒衣也。〔七〕胤 嗣也。〔八〕猶子 姪也。

〔九〕五情 猶言五內五中，指五臟也。〔十〕滎水 卽滎澤湖，在今河南滎澤縣境。〔十一〕檀山 在今河南

滎陽縣境，山多檀木，故名。〔十二〕松檟森行 謂松檟已森森然成行也。檟音賈，卽楸也。

野廟碑

陸龜蒙〔一〕

碑者，悲也。〔二〕古者懸而窆，〔三〕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皆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吡，〔四〕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

甌粵〔五〕間好事鬼，山椒〔六〕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七〕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濫而愿，〔八〕皙〔九〕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十〕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蔦蘿〔十一〕翳於上，鷓鴣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忙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

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豈一三孺畜牧慄慄一四然。疾病死喪，叱不日適丁其時，邪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

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一五；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一六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一七清民之渴，一八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一九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二〇當報國之日，則恆撓脆怯，二一顛躓竄踣，二二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二三言語之土木耳，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

既而爲詩，以亂二四其末：『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宜如何可議？祿位頎頎，二五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註】

一〇 陸龜蒙

字魯望，自號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又號甫里先生，唐長洲人。以高士召，不就。著有甫里

先生集等。〔二〕碑者悲也。初學記：『碑，以悲往事也。』〔三〕窆，音貶，葬也。〔四〕毗，見前孫樵書褒

城驛註十四。〔五〕甌粵，亦作甌越。今浙江南部永嘉等縣，為古東甌地；今福建，為古東越地。〔六〕椒，山

頂曰椒。〔七〕黝，音有，黑也。〔八〕愿，善也。〔九〕皙，白也。〔一〇〕陞，階也。〔一一〕蔦蘿，蔓生植物。

詩經：『蔦與女蘿，施於松柏。』〔一二〕蠹，音墨，老也。〔一三〕慄慄，危懼貌。〔一四〕戾，乖而不合也。〔一五〕

弦匏，弦，琴瑟之屬；匏，笙竽之屬。〔一六〕懸，倒懸，喻困苦也。〔一七〕暍，音謁，傷暑也。〔一八〕駭，同驅。

〔一九〕大夫之憂，食其祿者忠其事，國家多事，正大夫之憂也。〔二〇〕恆撓脆怯，恆音匡，懼也。撓，屈也。脆，弱也。

怯，畏也。〔二一〕顛躓竄踣，顛躓，跌仆也。竄，逃也。踣，音付，仆也。〔二二〕纓弁，纓，冠之垂帶也；弁，皮冠也；此為有

官職者之服飾。〔二三〕亂，總一篇之末，發其要旨也。〔二四〕頡頏，佳也。

甫里先生傳〔一〕

陸龜蒙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

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

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

〔云〕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意以是學爲己任，而顛倒漫漶，〔云〕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云〕先生恐遺誤後學，乃著書撫而辨之。

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云〕者。紙札相壓，投於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己作矣。

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云〕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淩轍。〔云〕波濤，穿穴險固，囚鑊。〔云〕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

好潔。几格窗戶硯席，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於方冊。〔云〕值本卽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云〕未嘗一日去於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繆。〔云〕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拆糝汗，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自咎。

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人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云〕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云〕』

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三〕}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工通，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困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三〕}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黷^{〔三〕}瘠，大禹胼胝，^{〔四〕}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天？^{〔五〕}乎？且與其蚤虱名器，^{〔六〕}雀鼠倉庾，^{〔七〕}者何如哉？』

先生嗜茶薺。^{〔八〕}置小園於顧渚山^{〔九〕}下，歲入茶租十許簿，爲甌犧^{〔一〇〕}之費。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一一〕}茶訣^{〔一二〕}之後。南陽^{〔一三〕}張又新^{〔一四〕}嘗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一五〕}其三曰虎邱寺石井，^{〔一六〕}其六曰吳淞江，^{〔一七〕}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

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樽置饌，^{〔一八〕}但不復引滿向口耳。

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篷席，賣^{〔一九〕}一束書，茶竈^{〔二〇〕}筆牀^{〔二一〕}

釣具權船郎而已。所謂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三】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

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已。

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世無由得之者。豈涪翁漁父【四】江上丈人之流乎？

【四】之流乎？

【註】【一】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自號甫里先生，此文爲其自傳。【二】甫里 鎮名，在江蘇吳縣東南五十

里，接崑山縣界，一名用道。【三】六籍 卽六經，謂詩、書、易、禮、樂、春秋也。樂經亡於秦，不傳。【四】抉撻 挑發

也。撻音的。【五】文中子 王仲淹 王通字仲淹，隋龍門人，爲教授，受業千數。卒年三十七，門人謚曰文中子。

【六】所爲書 王通著作有元經、中說等，此乃指元經而言，其書係仿春秋而作，不爲諸儒稱道，故不傳。【七】

三傳 春秋有左氏、穀梁、公羊三傳。【八】貞元 唐德宗年號。【九】韓晉公 見前皇甫湜唐故著作佐郎

顧況集序註十四。【一〇】漫漶 謂其敝壞不可辨別也。【一一】類 音未，疵也。【一二】點竄塗抹 謂作文時

改易字句也。【一三】造物者 謂天也。【一四】凌轢 傾軋也。【一五】鎖 與鎖同。【一六】實於方冊 猶言置

於羣籍之中。【一七】朱黃二毫 朱筆與黃筆也。【一八】繆 與謬通。【一九】四人之業 謂士、農、工、商也。

〔二〇〕仲尼孟軻氏所不許。論語：『子罕言利。』孟子：『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三一〕步 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三二〕具 設備也。〔三三〕堯舜黴瘠 淮南子修務訓：『堯瘦臞，舜黴黑。』黴音眉，面垢黑色也。〔三四〕大禹胼胝 淮南

子修務訓：『禹胼胝。』蓋謂禹平水土，居外十三年，沐浴霖雨，櫛扶風也。胼胝，音便履，即近骨之皮面久受壓迫而生之硬塊，色黃或茶褐，勞動者之手足多生之。〔三五〕天 婦人謂夫曰天。〔三六〕蚤虱名器 視名器如蚤

虱，玩世不恭者也。〔三七〕雀鼠倉庾 雀鼠安居倉庾，不勞而食，喻尸位素餐者也。〔三八〕舜 音舛，茶之晚取

者。〔三九〕顧渚山 在浙江長興縣西北四十七里，歲貢茶之所。〔四〇〕甌犧 甌，孟也。犧音義，杓也。〔三一〕茶

經 陸羽撰。〔三二〕茶訣 釋皎然撰。〔三三〕南陽 今河南縣名。〔三四〕張又新 字孔昭，唐南陽人。元和進

士，官終左司郎中。有煎茶水記。〔三五〕惠山寺石泉 在江蘇無錫縣西惠山第一峯之白石塢下，泉傍惠山寺。

〔三六〕虎丘寺石井 在江蘇吳縣虎丘山。〔三七〕吳淞江 太湖支流，經吳縣、松江、上海等處，合黃浦江入海。

〔三八〕觶 音寘，酒器。〔三九〕齋 音躋，與齋同，持也。〔四〇〕茶竈 煎茶之竈也。〔四一〕筆牀 筆套也。

〔四二〕決 疾也。〔四三〕涪翁漁父 後漢人。生平不詳。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

輒應時而效。〔四四〕江上丈人 不詳。

(終)